



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34



清儒學案卷七十三

天津徐世昌

方耕學案上

方耕於六經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斤斤分別漢宋但期
融通聖奧歸諸至當在乾隆諸儒中實別爲一派家學流
傳薰陶者眾猶子述祖及外孫劉逢祿宋翔鳳輩皆湛深
經術卓然成家其淵源蓋有自也述方耕學案

莊先生存與

莊存與字方耕號養恬武進人乾隆乙丑一甲二名進士授編
修以大考擢侍講官至禮部左侍郎歷任湖南順天山東學政
典湖北浙江鄉試各二次均得士稱盛充天文算法總裁官及
樂部大臣先後直上書房南書房垂四十年以年老休致五十

三年卒年七十生平踐履篤實於六經皆能闡發奧旨不專事箋注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易則貫串羣經雖旁涉天官分野氣候而非如漢宋諸儒之專衍術數比附史事尙書則不分今古文文字異同而剖析疑義深得夫子序書孟子論世之意詩則詳於變雅發揮大義多可陳之講筵春秋則主公羊董子雖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諸儒之說而非如何劭公所譏倍經任意反傳違戾周官則博考載籍有道術之文爲之補其亡闕俾能取法致用樂則譜其聲論其理足補樂經之闕四書說敷暢本旨可作考亭爭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蕭山毛氏之自關門戶輕肆詆詰也而要於春秋爲最深所學與當時講論或柄鑿不相入故所撰述皆祕不示人通其學者僅門人邵晉涵孔廣森及子孫數人而已著有彖傳論一卷彖象

論一卷繫辭傳論附序卦傳論二卷八卦觀象解二卷卦氣解一卷尙書既見三卷尙書說一卷毛詩說四卷周官記五卷周官說五卷春秋正辭十一卷春秋舉例一卷春秋要指一卷樂說二卷四書說一卷統名曰味經齋遺書又有味經齋文稟若

千卷

參史傳 味經齋遺書阮元序 莊述祖傳 武陽縣志

卦氣解

卦氣始中孚終於頤渾蓋之象包括始終也乾辟已坤辟亥攝提方也巽候申艮候亥日月會也巽後而艮先天行有進退也先卯中而晉後酉中而明夷歲之晝夜也晉近而明夷遠勸賞畏刑之義也晝漏幾中而益夜漏幾中而損盛衰之始也解正春分物不解則不散賁正秋分物不飾則不斂辰始豫雷出地戌始歸妹雷保蟄蟲知之者曰歸妹不知者必以爲隨隨之爲

言其將出也已中小畜玉衡建也亥中噬嗑大辰繫日而將見也火始昏見而震在地上火始晨見而震在離上震卯也卯大火之次也百穀仰膏雨則木上有水而爲井霜隕水涸則澤无水而爲困收斂畢而獻功既濟也天地閉水火不交未濟也且以嗣往歲興來歲也日南至四十有五而啟故反中孚爲小過日北至四十有五而閉故反咸而爲恆蹇先頤屯次復艱難之義以相天地也且三男之卦也開物成務男事也家人先井鼎次姤柔順之則時出佐陽也且三女之卦也無攸遂在中饋女事也復爲剛長姤日女壯其以類從乎井養也頤養也陰陽之際義莫大乎養也百蟲作蠶事興而蟲皿爲蠱耒耜出耕者舉足而施生爲益享帝王之吉祈農之祀與雷出於地雨絕於天訟豫之相因也王政時變火以救疾故客火爲旅治火爲

革突爲家人巽爲鼎燧爲睽災燔爲蠱夏丙明爲大有秋清明爲同人房心伏爲噬嗑恆星見爲賁出東爲晉入西爲明夷明火爲既濟鄉晨之暉爲未濟初夏改火民咸從之旅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革也水土演而民用潦方盛則無有障塞師比之反而相受也由此時有大旱小畜之密雲不雨也時有霖雨節之中正以通也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則渙汗之出而不反也淵泉動屯也冰泮蒙也雲升需也龍出泉解也天降時雨訟也通瀆於四海師也絡脈通潤下而不竭比也抱甕而汲以濟艱食井也蕩瑕穢而潔之渙也露甘以繁節也霜肅而殺困也水始冰既濟也雪未澤未濟也塗未滌蹇也發聲以往震則居悔收聲以後震則居貞小過在悔就生氣也歸妹在悔殆歸魂也屈於上爲歸妹主於內爲无妄

生生之謂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之益其雉之聞以震乎金伏於火剛蟲不搏則履虎之不啞人也鳥獸未成故田無禽始殺而嘗故獲三品萃用大牲童牛犢豕實用以祀則犧牲告備具於天子時也陽月之物常爲反生枯楊非乎定之方中利以作室棟隆非乎婦功成則有行農桑起則殺禮既濟婦在塗也蒙之吉納婦漸之吉女歸婚姻之義備焉建正於丑雞鳴爲朔而色尙白升之象也坤其正異其朔而色亦異也王者之正皆曰三朝升之所以爲元亨也艮者時也連山之易實爲夏時孟月之吉宜有艮焉孟春小過也孟夏旅也咸宜爲孟秋而以恆蹇宜爲孟冬而以艮恆者咸之反也亥者艮始且先天位也艮居孟冬義遠矣哉咸之爲夏日至也因於艮也艮居西北矣咸池在亥非咸乎朱鳥在亥非賁乎蒼龍出泉而爲解

朱鳥在山則爲賁天五潢舍西北則爲咸舍東南而爲中孚天畢上轡五車下軫不觀於象孰知中孚之反於咸也大火在亥宜爲小過易之則爲頤立枵在亥宜爲蹇以乾則爲需西北天位也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坎離震兌之臨西北皆有取乎象云爾北斗爲天綱乾爲魁巽爲杓杓以治外魁以治內小畜之象也斗建巳也雲漢爲地紀艮其首坤其尾首下地而潛尾行天而見謙之象也斗建丑也日加酉而昴見於午睽之象也離兌不交也月弦於角亢則巽坎之交而爲井乎天根見而水澗无妄之象也是主疫則无妄之疾乎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東西相從而不已是故震兌者日月之門賓主之位夫婦之別也日出於卯月闕以隨則兌震之配而爲隨乎小畜之需日月幾望需之井曰利用恆恆弦也井弦而需望也月

之望也行遲既望則魄生於右而遡日也疾需隨之所以相受也月魄也魄兌也其明魂也魂震也隨之息魂魄交也不交則爲歸妹息止斯魂魄離君子以永終知敝修身以俟之而已矣不死之說妄之大者也歸妹之以无妄受也言魂氣之必歸於天也且言人道之以父子嬪爲一身而非有二也鬼神之德誠也無常享享於克誠也送魂而往迎精而返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无妄之謂也是故魂氣歸於天无妄也形魄歸於地臨也哭泣之哀以爲怛化不知鬼神之情狀則云爾也始死之復復也魂降而反也生死畢而鬼事始已夫體魄未藏魂恆依焉既葬則依子孫以爲歸者也葬之不可以不時也且必以制大過也安體魄於地之戶也亢龍絕氣多藏金玉則夬之終有凶乎古有展墓之禮焉日次於大陵則今皆行之惡其傷之也

井其坎乎賁其封乎附於墓附於廟萃也父子祖孫一氣也鋪筵設同九夫婦之精氣合也臨之易爲萃无妄之易爲大壯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志與坎月也艮納丙蹇月消丙也坎律也艮在寅蒙太簇律也律述氣而月行天外內之象也蒙師道也古者樂正司業是以於蒙著律焉夫自遂古以及今茲自京師以迄四海非聲易以相授受乎是不可不正之以律也泰益上則爲損否益下則爲益泰次益否次損中衍以漸何也益上則擊漸上則不可亂天地之交以漸而況人乎夫漸之天地猶否也而其人則交致天地之和者人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寅之中人之中也自寅之戌乾皆在焉陽氣之位寅而見戌而入也初於泰中於乾終於无妄明天道也以配始以繼終明王之敬其妻子也有道矣巽之位乾之對乾至尊而巽至卑小畜之先

乾也爲之引而不敢適也夫乾辟之辟也九五乾之大有也天之權在日大明終始三百八十四爻之綱紀繫焉大有之次乾也以此夏三月巳中以往卦無坤焉冬三月卦無乾焉坤始於否迄於比比大有之對也陽居尊位爲五陰主則亦乾之次也故以先小畜也若夫一陰之爲五陽主也莫卑於姤而女壯矣莫岌岌於夬而乘剛矣得位則小畜得位得中則同人得尊位大中則大有不得位不得中者履也爻不當而卦則得其所矣兌進則爲乾疑者也上天下澤辨之至也辨莫辨乎履和莫和平履蓋暑過中而猶未退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自夬至同人皆盛德氣也履爲基而謙爲柄謙爲權而履爲繩中央司下土北方司冬寒暑之則乎艮寒也兌暑也艮日之舍也兌月之行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暑融於天寒藏於地謙之

光明是曰謀而時寒若履之光明是曰晷而時燠若謙有坎而履有離也夫陰之居大冬也一陽爲五陰主惟復與謙復動而謙止止于外爲剝止于內爲謙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斯明徵已豫也師比也居陽盛之時以爲佐而從焉散之使不積則莫能疑於陽者也陽可聚也陰不可使積也藏於虛而已矣

自中孚迄井陽爻八十九陰爻九十一共一百八十當半歲實其在晉以前陽爻三十八解以後陽爻五十一歷日在春分前則少在春分後則多之象也自咸迄頤陽爻九十一陰爻八十九共一百八十當半歲實其在大畜以前陽爻五十四賁以後陽爻三十七歷日在秋分前則多在秋分後則少之象也陽爻多則陰爻少象行度之縮焉陽爻少則陰爻多象行度之盈焉自解至大畜陽爻一百有五陰爻七十五晝永而夜短也自賁

迄晉陽爻七十五陰爻一百有五晝短而夜永也二至相距陰爻陽爻不正九十而多一少一者何也曰吾以是知歲實之有消長也坎離震兌居四正以候分至二十四晝以統一歲之氣實兩乾坤之爻以當一歲之晝夜中孚以逮于頤實皆乾坤之爻三百六十以當期之日坎離震兌小成之卦十二晝以當氣盈朔虛其候之也則卦直六日有七分焉而四卦不用

辟卦十二乾坤之爻各三十六侯卦十二

屯小過需豫旅大有鼎恆巽歸妹艮未濟

乾坤之爻各三十六凡百四十有四晝合坤之策辟治天下侯治一國皆君道也辟以序而侯以錯讓於辟也臣道也公卦十

二中孚升漸解革小畜咸履損賁困大過

乾爻四十一坤爻三十一有師保之誼

焉卿卦十二

睽益晉蠱比井渙同人

乾爻三十五坤爻三十七讓

于侯也大夫卦十二

謙蒙隨訟師家人豐節萃无妄既濟蹇

乾爻三十二坤爻四

十讓于卿也公卿大夫凡二百一十有六晝合乾之策也

周官記

冬官司空記自序

周官禮經六篇遭暴秦滅學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不得記錄考工以備大數自是以來考工記上繫冬官而司空之典遂亡矣尙書帝典曰伯禹作司空禹貢敘九州山川詳矣乃其興事傳功之法則莫得而言也逸書有汨作九共橐籥而成湯時司空咎單作明居言釐土宅民之事悉亡滅不可推校則周官司空之典復安所表見乎民之初生不可得而知也聖人之作自包犧氏王天下略見於易大傳歷神農黃帝爰及堯舜制器尙象備物致用然後飲食宮室器械衣服皆有法度所以養生送死要于極愛敬之心著上下之辨而已制禮上物不過十二自

上以下降殺以兩以是爲天之大數也堯遭洪水不遑寧處茅茨土階葛衣鹿裘飯土簋啜土鉶樂土鼓葦籥伊耆氏之作也憂深思遠甚矣有虞繼之而上陶夏后繼之而上匠卑宮室盡力乎溝洫損而有孚二簋可享益以元吉用爲大作明德之隆也有夏既衰棄稷弗務事典于是始廢湯有天下稱禹之德而誓諸侯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四瀆旣修萬民乃有居曰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書又曰無從匪彝無卽怙淫詩曰勿予禍適稼穡匪解懼後世王侯淫縱其心而泯棄百度兢兢如此也武王數紂之罪曰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喪德所由昭然著明矣周之先公世修后稷公劉之業文武有明德周公定宗禮以詔後嗣子孫及穆王而廣肆其心祈招作歌宣王承厲王之烈更宮

室寢廟如制度而稱中興下迨釐王變文武之制峻宮室侈興馬而卒不可振靈王景王違諫而鑄大泉作無射壅穀洛痛乎太子晉之言興亡也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臺門旅樹鏤簋朱紘養生泰奢奉終泰厚君不陳藝臣不信度天下蕩然矣司空之籍尙藏故府法家拂士將以王法爭之聖制議之未能決然以自恣適已也故浸淫漸滅剗去其跡除之獨盡非一日之積也卒于天地失常山川易位鬼神不饗民死無告訴神聖胄裔泯焉無祀禍至此烈矣蓋事典之始壞也民則勤于財其中也勤于力其甚也勤于食民勤于食而六府三事隳矣遂乃築長城治馳道穿驪山興阿房身危子殺厥孫不嗣豈不哀哉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仁

清儒學案卷十三
九
哉明哉夏王之作司空周公之建事典也其道甚著萬世卒不
廢安可泯沒哉儀禮十七篇有經復有記蓋書缺簡脫而賢者
陳誦所聞及宋劉敞爲士相見公食大夫作義皆效往古之辭
斯學者之成法也謹采尙書國語及博聞有道術之文宣究其
意爲司空作記以附于書闕有聞之義

冬官司空記

大司空掌建邦之五法以佐王富邦國以五數制萬事之紀以
六律正萬事之本以五度揆萬事之度以五量齊萬事之量以
五權均萬事之衡執四器之法以奠上下四方一曰規以爲員
二曰矩以爲方三曰準以爲平四曰繩以爲直以象天位以察
地紀以辨民事以平水之法定萬民之居崇九山決九川陂九
澤殖九藪宅九隩通四海以平土之法成萬民之事六尺爲步

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
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以是爲法而辨其高
下之等以三幣之法阜萬民之財一曰上幣二曰中幣三曰下
幣以時權其重輕而行之以公旬之法任萬民之力凡民可任
者豐年三日中年二日凶年一日以時致民而用之治其施舍
以共工之法利萬民之器一曰土工二曰金工三曰石工四曰
木工五曰獸工六曰草工正月之吉始和布事於邦國都鄙乃
縣事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事象挾日而斂之乃執度以掌
建國之法王國以十二爲節王宮居九之一王有三朝國有三
市乃建宗廟社稷乃設官府乃置倉廩廩庫乃分里居營軍壘
于王門兆壇墠于王郊明堂以饗上帝布大政靈臺以觀象辟
雝以養士藉田以訓農凡垣墉門闕堂陛牖戶皆有數制凡建

邦國諸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凡造都邑大都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是爲法而上下之

小司空掌建國之位以體王國而經其野掌其數制以時敘其繕修之政事王城方十有二里十有二門九經九緯王宮當中經南曰皋門其內爲外朝百官府在焉其內曰庫門庫廩在焉其內爲王宮四門八次八舍南曰雉門外設兩觀左宗廟右社稷應門之內爲治朝九室在其庭其內曰路門其內曰燕朝其內曰五寢天子居之統上文其內曰北宮正寢一燕寢五王后居之九室在其後立五郊以事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五帝于明堂祈穀于東郊大雩于北郊大饗于西郊立兩社以事地方丘在內王社在藉立七廟以事先王曰太廟曰祖廟曰宗廟曰三昭曰三穆立四類以事日月星辰曰王宮曰夜明曰泰昭曰

坎壇曰幽宗曰雩宗立四望以事五嶽四瀆曰泰室曰泰岱曰泰華曰恆山曰衡山曰河曰江曰淮曰濟立五學以正民德曰成均曰上庠曰東序曰瞽宗曰辟雍立三市以阜民財曰大市曰朝市曰夕市乃經國野而底其遠邇五十里曰近郊又五十里曰遠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壘十有二關郊有六鄉甸有六遂皆制其地域而溝封之

匠師掌土功之法凡建王國方十二里旁三門諸侯大國方九里九門次國方七里七門小國方五里五門郭倍其城有奇望之以眡其勢景之以正其面然後卜之卜之吉然後營之因地以制其形因人以設其守先期出役法於有司及位成巡而攷之既事受其圖而藏之凡建王國司空以王命服五服諸侯會同於王國協其謀賦其功受命而退及期各使其命卿帥徒庶

以致於司馬入其書於司徒而遂受役於司空始之徵也率其
大數以地之遠近田之多少爲之法而行之不用命有常刑及
受功以難易爲之等分地而敘之有司巡之既事書功罪以詔
誅賞諸侯遷國侯伯以告於王合諸侯而謀之王官以王命莅
其事上公監大國卿監次國大夫監小國附庸則告諸侯伯歲
終入其書王大封則戒其方之諸侯賦其功使公卿監焉凡造
都鄙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卿監焉在侯國
君與卿謀之大夫莅焉必入其書於王不時者罪之大都以名
通者告於侯伯其大者王官尹焉謂之版尹

凡任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
時入其書凡施舍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

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
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
不從政凡任民歲不過三日馬牛車輦之力征亦如之凡邦中
之事任民之在邦中者不足則及近郊不足則及遠郊道遠無
過百里四郊無事上其布於國有司以當邦中之直甸稍縣都
亦如之不以近民役遠事凡修城郭宮室治道路溝洫必以時
營上壠必以度凡罪人役於司空者任之事食之食予之任器
凡大役司空度用民之數以授司徒鄉師率民而至於役所牛
馬車輦版築皆具匠師執度以奠其民各於其地之敘執礬鼓
以令役旦明鄉師建旗物於其次乃鼓三鼓民皆趨役將食三
鼓鳴饒偃旗民皆就食既食建旗如初乃鼓就役如初及昏三
鼓鳴饒偃旗民皆就舍凡舍以車輦爲營衛進退皆有什伍以

稽其役事司馬治之卒役司徒食民各於州之敘土功龍見而
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凡爲圖分州以定域量廣輪也設畿以置服殊遠近也表山川
以爲之經究端委也建邦國以爲之緯攷因革也書土田以立
計阜衣食也奠虞衡以明禁蓄材用也紀井邑都鄙以爲富審
虛實也營城郭溝洫以爲固察修廢也開關梁除道路以知通
塞引之表旗著之制令以禁侵奪於是乎測望以準之分率以
定之軌度以同之揆日以正之物土以等之候氣以齊之分星
以驗之嘉名以命之五色以章之司徒司空以詔于王而天下
治矣

凡度山舉名以統之升高以望之因所見以爲屬測其遠近之
距而書其四至量其谷廣與其隴高辨其小大物爲之屬而爲

之守禁知其可居可食者蔓山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斤
斧得入焉十而當一凡林麓則表其木圍而度之皆有屬禁斤
斧得入焉五而當一凡衡川必辨其原記所經所會所入察泉
原雨澤之恆數以知其所受測高下迂直之定勢以知其所寫
約畎澮谿谷之常分以知其所留別水之清濁重輕以知所毀
物土之剛柔虛實以知所固害則使去利則使阜流水網罟得
入焉五而當一淺水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凡鳩澤必環以陂
制其流毋使疾寫勢隆于川則大川毋入度其廣輪辨其水藏
與其藪準其水以爲之門疏數當水之隧疾毋使竭緩毋使塞
鍾其水豐其物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數鎌纏得入焉九而當
一凡辨丘陵觀流水以準高下量伏泉以知燥濕物之以封邑
使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凡度墳衍必循水

而行之高下相聞乃異其名縱眠其前後橫眠其內外外網者防之內網者溝之凡原隰以方制之以山川溝涂爲之界而表其距高下相受乃異其制以地勢眠水勢相順也疏其原毋使并行相逆也分其流毋使壅入自丘陵以下辨其可食者物之以待政地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涸澤地無草木者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皆百而當一凡原隰墳衍丘陵之高下之率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三尺見水比之于澤比山者唐以瀦水而禦旱比澤者圍以止水而禦潦是謂高下之則

誦曰治地之法先其正方山川道路是以爲疆地爲山川道路所限不能方平如圖然就其一界之中必有可以取方者在先之者將以爲治地之本以立正戶而設鄉遂此即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其

下卽曰鄉田同井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先儒以鄉遂用貢田不井授與經相駁小則曰邑井大則曰

都四必有奇零相輔成圖或邑或都四旁近大界之所不能無奇零繪都邑之圖必得此相輔然後

相接雖奇勿棄雖零勿并愚櫟其櫟智挈其領奇零之地以授還授其通變宜民全在此如用兵八陣之有握奇也愚者不知

或棄或并如布帛不全而櫟其櫟智者知之如衣裘旣成而挈

其方無恆制地爲之師東西南北徑遂溝涂容徑遂溝涂由水

所向其大數則如高勿如阪下勿如陂一夫之田治令極平準

諸流水俾澤乃居土平則農循厥畔焉有越思盡力治田疆畔

水土不平荒穢不除方者爲典以方禦奇田自登于邑以上經

黍稷不茂則功不欲定其方謹察其旁天有所

犯民有所更山陵川澤天所犯也道路易居民爾必予之毋敢

或爭將制方法必畫有餘之地使其勢不侵我然後爾始弗揆

爾定則毀旣定而毀乃亂乃悖爾惟戒茲敬布厥利

治野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閒爲遂凡九廣二尺深二尺長終百畝識以表而相通也是達於溝徑亦如之而達於畛井十爲通一里者十爲夫者九十其遂如夫之數通十爲成成方十里一里者百爲夫者九百其閒爲溝凡九十廣四尺深四尺長終一井則別異之是達於洫畛亦如之而達於涂成十爲終十里者十一里者千爲夫者九千其閒爲洫凡九十廣八尺深八尺別以溝入而達諸澮涂亦如之乃達於路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十里者百一里者萬爲夫者九萬其閒爲澮凡九十廣二尋深二仞長終百井則別異之是達於川道亦如之乃達於路南其畝東其遂遂東溝南洫東澮南遂上有徑相順也遂首有徑相午也一同百里澮九十洫九百溝九千遂九萬長終百井是維一成有洫入焉終十井乃一通而有溝入焉終一井是爲

三夫有遂入焉終百畝乃一夫而居田首其實皆相通也夫以別之爲治遂也其謂之閒東西相佐助防相毀也溝別以井故曰井閒洫相通也故曰成閒澮亦如之爲通爲終經不之著言方體也澮洫溝遂數九而止明其閒也

凡治地平地畝而畝下地列而畝阪地區而畝畝登于夫夫必有遂遂必有徑以正經界而禁民之侵軼凡治地邑多田少五十而助田多邑少百畝而徹家五人以上授上田如一夫之制不及五人受餘夫之制公田毋過什一宅征毋過九一山澤之農以其物當邦賦之政令者以是爲法凡工商居農民五分之二貢其物亦如之

凡定民居立國以爲端正其四疆設其四郊內則鄉遂外則都鄙地之遠近田之多少夫家之眾寡大川之隩廣谷之隧阻險

之經道路之輳以其方舉書之以其域區畫之乃廣其邑而時城之大邑萬室中千室小毋下百室以九九制之城有四門涂四達中之衝設其市二十五家爲里有閭閭側有塾設庠于東方立社于西方南門之外有圃以習射聚眾庶北門之外民之墓域在焉以族葬凡市朝道巷門閭以狸步因其地而制之度其城而奠其守分其人民以序更道巷皆有職焉夾道之室迭以除道制宅之法前端有門左牛牧右藏稼器中之室以守涂當門隧夾涂以爲圃室之制如門後室如正室或爲之臺以望以藏貨財四週有牆牆下有徑徑相通也樹之以桑環諸後室之後鑿牆以棲雞豕牢在門隅以法授地有司爲之圖而懸于門閭使築室者攷焉其廬如宅八家同井舍當其中皆相屬焉面築場背植桑有井有爨以便田事有蔬有果以盡地利輔

邑之田受倍宅而無廬

凡治田爲之列以舍水爲之徑以經地爲之畛以辨井井爲之溝以蕩水爲之唐以瀦水井十而通一溝謂之通每井別異之以均水而傳眾力九溝而注一洫謂之成每溝入則別異之九洫而注一澮謂之終每洫入則別異之九澮而胥達于川謂之同洫有涂澮有道川有路制之以狸步表之以眡其勢景之以眡其面然後度之度之然後植之矩之以爲方規之以爲員準之以爲平繩之以爲直合之以爲偶析之以爲奇高與高疇下與下疇正則爲正迤則爲餘封之樹之圖之版著之碑約之明神藏之天府毋逆天常毋絕地紀必因人情乃可以致理后稷掌農之政令以草物辨十有二壤之名茅爲上菴次之薜次之蕭次之芾次之萑次之藿次之葦次之蒲次之萑次之櫟

清儒學案卷七十三
次之葉爲下以土物土宜而知其種上土三十物種十有二
曰粟土曰沃土曰位土曰蘊土曰壤土曰浮土中土三十物種
十有二曰忒土曰纒土曰塏土曰剝土曰沙土曰塌土下土三
十物種十有二曰猶土曰壯土曰殖土曰穀土曰鳧土曰桀土
皆有五色以次九州之土而制九等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
瀉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濕皋井衍沃春啟蟄祈穀于上
帝詔王躬耕帝藉先期戒農用及藉涖陳藉禮省功省民遂戒
命其旅曰徇乃舍于東郊協農耕事播五種夏龍見乃雩令時
耘時穫秋始殺則嘗大穫于藉如耕之事廩于神倉令民納禾
稼出斂法佐冢宰舉五穀之要冬閉蟄則大烝休老農贊冢宰
制邦用歲終令民出五種合耦修耒耜具田器興來歲之宜
農正掌正農時紀農功厚農利贈農用糾農禁以佐后稷正月

之吉受時令于太史頒之於鄉遂都鄙之吏農事作令于羣有
司曰無或敢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佐司徒以地域比較其民
之眾寡協功而紀之及事之殷令鄉之學士及其商賈百工凡
技食之民皆與于功三日野亦如之詔王春省耕秋省斂賜其
難厄平其典積豐年斂之凶年散之教民樹百果百蔬字六畜
務蠶績織紵以贍百用凡事不以時不以法及有相侵害者正
之不用命以野刑誅之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
刑者歸于土

農師掌教耕稼耨穫之宜以殖百穀耕有三時春時以啟蟄夏
時以日至秋時以氣分耕有三節俶耕而萌乃載之以待澤而
三之菑始生發疆土杏始華菑弱土疆則疾耨之散其塊弱則藺
之踐之耕有三禁春而先時則土厯適不保澤不及時則剛秋

曠而耕則堅垆冬泄氣則燥稼有九種一曰稷二曰黍三曰秫
四曰稌五曰麻六曰菽七曰荏菽八曰來九曰牟歲種而藏之
時至而蠶之暴之漬之以其物乃播烏中以稷火中以黍菽虛
中以麥乃辨種陸之種以禦時災耨有五紀苗始生則鋤之薄
者囁之出隴則深之雨而隴暴白背也則耨之苗高尺則鋒之穡
有六道麥爲首種黍次麥稷次黍麻次稷菽次麻稌次菽熟則
穫乾則積凡此六法者正歲作秩敘以時布之歲終行積令民
無敢不斂乃祭天之司祿而獻穀數于王田畯各掌其田之耕
耨之令以役農師平其眾庶稽其功事勸而贊之及穫辨其禾
之數盈握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蜡則饗農以息
之國祈年于田祖則爲尸掌去昆蟲及禽獸之害國稼者若勞
農則掌行酒食而命之醴

嗇夫掌守其封域社稷之壇各率其野之眾庶祀其田主以報
先嗇司嗇蜡則黃衣黃冠草笠而至於其所救日月之眚聞鼓
聲擊柝而馳帥其眾庶環壇以走如鼓之節諸侯入覲爲未賓
受辭於賓之介而謁諸天子諸侯遣于廟以嗇事戒之

正工掌百工之政令以世事教百工以居肆鳩百工以式法正
百工以財齎會工事以省試辨工能以既稟勸工業以六法正
邦器一曰尙象二曰正度三曰辨制四曰致功五曰禁淫六曰
去僞正歲賦邦事於百工以時稽其功緒同其巧拙乃獻素獻
成辨其物與其苦良以功名攷之月終則均其稍食歲終則會
其財齎凡五器之用等以九儀之法爲之禁而糾之不用法者
誅之禁作奇技淫巧者僞飾者變易制度者以司寇之辟正之
諸臣之有分器賜器者則書其貳王巡守殷國頒五器之式法

於邦國諸侯糾其犯禁者邦國之獻器辨而榻之入於內府大
喪既殯致材與明器掌其式法及遣厥器及葬蒞藏器三公六
卿之喪有賜器禁明器之不以法者師役則敘百工之事及其
行掌其政令

工師各掌其工之式法辨其材審其象與其度以時正其水火
之齊而和之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六築冶
梟桌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纁鍾筐囀
刮摩之工五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二陶旆工各居其肆以治
事令於百工曰毋悖於法失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等
其工而授之材以辨器而制其食食以其工工以其器器以其
材振邦工之廢財以通百工之事而贊之四時變國水火以燬
工事孟冬獻功陳器蜡則饗工以息之凡爲工者受法焉

凡邦器辨其用一曰祭器二曰賓器三曰服器四曰樂器五曰
戎器六曰射器七曰燕器八曰農器九曰喪器各以其物受而
頒之於有司以四代之名象辨邦器之法以待祭祀賓客亦如
之掌獻器饋器以歲時數邦器受職幣之敝器頒諸百工使治
之更之祭器則埋之歲終則會其器之入出而致事

凡成器則爲之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良兵良
器皆書其年月日焉物勒工名以待攷而誅賞詔百工以藝事

諫

司里掌國中四郊甸稍都鄙之宅里以功勞班爵爲次第之法
而行之庶人之宅制在邑者二畝有半公田之廬二畝有半凡
新甿無征役則以廬旅之皆在邑表有地域溝樹之國地有司
稽其出入往來者其長居者乃賦之宅授田若職而事之皆於

甸地之公邑凡司里者受法焉國有土功之戒令受征役者期焉各於其地之敘有司致之民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善可法者表其里居凡臣妾繫於主不授宅

司商掌名姓之族而敘之受法於太史別生分類以設居方辨其姓使無失其土宜凡隸臣妾識於丹書庶人不與齒以詔媒氏辨其良賤別其婚姻不用法者離之凡臣妾毋受田於王畿以任農戰之事者其在軍則以輦輦從重車有功者幣賞之不得與六軍之士齒

道人掌司鐸凡文事用木鐸武事用金鐸正月孟春百官萬民觀法于象魏徇以木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孟冬之月受聲詩于適四方使者辨妖

祥于謠風聽臚言于市閒謗議于路獻諸天子內史職之樂師肄焉佐鄉師徇四時徵令之有常者禁急徵暴于鄉邑之有司慢令留令虧令益令皆有誅以木鐸徇之其在軍壘則徇之金鐸

舟虞掌王之乘舟受法于匠師辨其名與其用設其飾以司馬之法爲之戒令營衛行列辨其舟之形制而授其乘之者以陸行三十里爲舟行之舍舍則前後爲屯善相其水勢地勢而設軍壘焉疾風甚雨弗能憚也其行也舟爲裏車爲表相輔以進止川上有路遠者無過千步王涉大川造舟爲梁不可則方舟設滸不可則眾其楫濯而皆維之溯洄溯游皆順其宜而度之均其上下之津以登陸令各如其乘舟之敘不用命有常刑以鼓鐸鐃錫節其行六師皆應焉凡道路之達于天下者辨其大

川中川小川以時設其舟梁之政敘而比之誅不用命者國有故則發梁藏舟以止行者掌飛江天船之法以待軍事

春秋正辭敘目

存與讀趙先生訪春秋屬辭而善之輒不自量爲櫟括其條正列其義更名曰正辭備遺忘也以尊聖尙賢信古而不亂或庶幾焉敘曰

大哉受命釗我至聖弗庸踐於位皇惟饗德乃配天地正奉天辭弟一

王者承天以撫萬邦爲生民共主嗟嗟周德光於文武亦越既東元命永固永固在下諸侯以僭大夫陪隸用貴治賤挈諸王者正天子辭弟二

於乎厚哉周公光大成文武德勞謙不伐萬民不服元子在東

有典有冊欲觀周道舍魯奚適聖人無我曰父母國正內辭弟

三

三王之道仁義爲大假之以爲功乃救罪不暇一匡天下實惟桓公晉文繼之亦惟在王功曰正曰譎一奪一予楚莊晉悼彼何足數正二伯辭弟四

自天地生民以來神聖有攸經緯於是焉在聖所貴貴其民循厥理惟庶邦君以厥臣續大命孳孳其無殆黜乃心毋底罪正諸夏辭弟五

蕩蕩覆載聖則無私疇不卽工聖其念之明明時夏懿德所經頑嚚孽昧乃狄之行於乎慎哉正外辭弟六

若之何弗弔天不享佑罔愛於居圉多辟罔克究於永祀侵戎虐我黎服潰潰靡所止聖乃欽底罰於有辭以差厥罪俾寅念

於天嗣天民越指疆土明哉明哉天伐章哉正禁暴辭弟七
噫嘻臯女民以生其女曷克生生女怙於口實乃惟怙於天德
於乎德卒喪多罪顯聞於上遏之絕之乃殄滅之殄靡有遺民
乃其蘇時乃敬明於聖之志匪恤用怒尙隱哉其懼正誅亂辭
弟八

聖秉道垂文辭惟義之訓愍事之違匪從惟從匪述惟述折厥
衷見天則正傳疑辭弟九

春秋舉例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公羊隱七年
滕侯卒傳

何休曰貴賤不嫌者通用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
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竊謂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
亦貴賤不嫌也何休曰若繼體君稱卽位繼弑君亦稱卽位

皆有起文竊謂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
使椒來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弑
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之宣公亦言
卽位昭公亦言卽位則子卒不日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
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
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
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
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不能乎朝亦言來不與其朝
亦言來則其人不嫌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
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又若諸侯卒
正書葬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明而不

書葬重于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弑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矣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于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于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國稱名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冶晉殺三卻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子黑其事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卻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弑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

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

公羊傳二十二年戰泓傳

竊謂若救邢城邢再言齊師宋師又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

一事而再見者先目而後凡也

公羊傳五年盟首戴傳

竊謂若葵丘先會後盟新城之役先伐後救溫之會先會後圍許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公羊哀三年桓僖宮災傳

何休曰作楚宮不書是也竊謂書墮郕不書城郕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季首惡也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

竊謂凡書外弑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是也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

公羊昭元年會統傳

竊謂內弑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

貶絕者皆是

擇其重者而譏焉

公羊莊四年狩禘傳

竊謂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于下而月如齊以異之又若諸侯不奔喪會葬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敘以大異之

貶必于其重者

公羊僖元年夫人喪歸傳

竊謂若仲遂卒于垂卒而削公子叔孫得臣卒卒而去其日

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氏翬終隱之篇不稱公子以其見于經罕矣意如執而致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因事而見之

譏始 疾始

公羊隱二年四年傳

竊謂若喪不三年不勝譏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妾母爲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一以宗廟臨之而後貶

亦所謂于其重者

一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王再不稱天以大異之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竊謂美者因其行事而加王心焉之謂也若僖公之篇書一時不雨者三又若文公之篇歷時而不雨若是者三昭公之篇公如晉而復者五又若伯姬歸于宋書納幣書來媵書致女異于他女之歸者又若書許遷者四又若莊公之篇三書

築臺又若定公之篇書齊衛次者三

春秋要指

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觀其辭必
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
諸至聖之法而已矣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
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辭以爲見聖無或放一辭而不至
於聖推見至隱懷之爲難違之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問
則幾無難應而不本其所起見爲附也起而不達其所以應見
爲惑也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辭其起人之問有如
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

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
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
也

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詳大略小詳變
略常詳正略否

春秋之義不可書則辟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
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
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後目
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
人之所重

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
不書

春秋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

也是故春秋無空文

春秋書天人外內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

春秋博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於所不審則義不可斷皆削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審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益實其所不削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

春秋之辭禮不備則雖有事焉而不書

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文以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

春秋歷數十年之事以一辭約之有歲記一事則不以他事雜之有歷歲記一事則不以小事亂之

春秋緣本錄末有兼存之義有半見之文

春秋記事以義爲從則不以日先後敘

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屢於一公之策書者有屢於一年之策書者有曠而不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

春秋志天事必以尊嚴之辭承之志災異皆以前後事求之異不在大於事有明徵乃志之徵之不明則不存也人莫之省則不見也患其褻之也志分土近者詳遠者略見經世之志然九州之域四裔之防具矣梁山沙麓皆河之記也河宗岱宗以三望著之星表北斗次表大辰其他則凡之矣

春秋志天子之大夫上下列其等戚疏異其分父子之恩長幼之序靡不畢見以三公兼官惟志冢宰爾諸侯之臣雖內大夫

不稱其官官之志惟宋爾

春秋志會盟有重章以見義有一書以斷義志會在列者不悉書志兵同役者不悉書以常所書知所偶書以偶所書知常所不書志聘有褒有譏有喜有戚有惡有抑有係乎其君有係乎其臣皆以前後事起之小國未有志聘者小國大夫常不書故也大國未有志朝者雖然嘗書齊侯來獻戎捷矣衛侯會葬鄭伯拜盟齊侯來逆共姬皆見於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二百四十二年大侯之來接於我者蓋有之矣春秋不書也齊晉楚書公如舍齊晉楚未有書公如者非無往也往不書也內大夫無如秦者如吳者非不往也往不書也舍牟邾大夫無如小國者大夫常不如小國也舍滕大夫無會葬小國之君者大夫常不會小國之君葬也以不書推所書故曰凡所書者有所表也舍

宿男微國未有書卒者若須句若顓臾若任若牟皆宿之倫而無一書者可以知所書之必有指矣須句子來奔見於傳而春秋不書豈不見公哉然則邾子益來奔其有義乎其無義乎春秋志卒葬聖人以送死爲大事爲人君父言之則所以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爲臣子言之親喪固所自盡也而必盡之於禮然後爲忠孝之至矣

春秋志城邑時不時悉書之矣然而有所不書者焉則非一義一法可以概凡城之志也凡城之志皆譏也而所譏不同凡盟皆惡之而所惡不同凡兵皆不義而輕重各有主凡奔皆重其禍而邪正各有偶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皆削而不書春秋非記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眾辭眾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

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異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

春秋志亂獄必有辭以誅之未有或但已者也如有一人不正其罪則說不師古而失其傳

春秋之辭於所尊則致其嚴於所親則致其愛於所哀則致其威於所痛則致其重於所善則致其喜於所賢則致其美於所危則致其憂於所賤則致其辨於所惡則致其尤於所誅則致其法於所矜則致其疑莫不見乎辭微乎微乎不見其迹索而得之有憤焉有樂焉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其春秋之志乎

陳氏後傳曰稱人者討賊之辭苟能討雖微者予之異邦人書夷狄書皆予之也苟不能討則雖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人

苟不討而疑于討則雖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竊謂苟與平故則晉惠公之殺里克平鄭父衛獻公之殺甯喜皆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苟身為大逆則楚子虔之殺蔡侯般殺齊慶封書誘書執因其討賊而文一施之苟不於其國雖殺之如南宮長萬公子慶父不書殺因不書葬不足予乎其討賊也苟於其在位而殺之以自為如楚公子棄疾則比不去公子而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苟成之為君而又殺焉則且以弑書若齊人殺商人稱弑其君也苟釋首惡而殺其黨如公孫姓公孫霍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惟純乎大義如衛人者得討賊之正矣于濮非譏衛人之失賊也予陳人之得賊也雖于義不純雍廩報其虐而不以為出于私楚子入陳而不以為肆其詐即以蔡人之欲立其出寧正躍之為篡而不奪蔡人之能討也嗚呼若

衛人誠討賊之善者也然而立晉則且陷其君以篡焉立之爲言篡辭也所謂于其嫌得者見不得也雖不予討若宋人亦庶乎其善者也書宋萬出奔陳罪陳人之受賊不罪宋人之失賊公子慶父亦然書奔莒罪莒人也不書殺因不書莖疑若加以不討賊之辭而宋桓魯僖皆無篡辭焉此不可不察亦惟二君不篡亦惟二君尙能由己爲先君討賊春秋不以宋魯爲無臣子也予之而辭有詳略州吁月無知不月州吁地陳佗不地蔡人不若陳人之公齊人不若衛人之正不予而辭有善惡宋公魯侯能繼先君宋則以不書殺子游見其善我則以褒高子盟而著立僖公之美皆善辭也夫立僖公與立晉何異實與者齊桓存亡國之功實不與者大夫專廢置君之罪也若其文則皆不與矣無王命焉爾宋先代之後立而後請之無傷也其與賊

同志者皆著其與賊同惡也寧第不予哉虔也棄疾也賊也誅之而後已夷吾也公子元也篡也當廢衍也再入亦盜國也當廢蔡之執政有失賊之罪辰之奔不徒罪吳也姓霍之殺稱大夫見蔡人不能正辰之罪而聽之出也陳公子招賊也歸罪于過而殺之而不以當上之辭言之以眾殺大夫之辭言之者招之罪已明過之罪未明稱人以殺之然後明稱國以殺之猶不明也如以當上之辭言之則過疑于召伯毛伯無以知其爲招之徒矣然不去其大夫者不予陳人也且見其爲招之殺之也若公子比之罪已明矣而公子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則不僅見其爲比之徒且見其實爲謀主而虔之賊矣非聖人誰能修之

國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無受則篡公羊子之義納入立皆篡

也何休氏傳之矣允哉允哉君位姦之伺也是故春秋於生死授受之際盡其防焉衛人立晉首正之矣夫討賊莫善乎衛人然而晉之爲篡也有三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也且不請于天子而人自立之也此義著春秋之諸侯其能解免于篡者希矣然而安寧無事亦略之而已所謂不勝譏則譏其重者莫不善于不討賊而有其國則篡之重者也與聞乎故而卽乎其位則弑君之賊而已矣殺其君之子而卽之亦弑也先君以道終己不宜立而立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皆篡也先君以道終己在外而入其國卽其位不宜立固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亦篡也有輕重焉爾雖大其弗克納而納者之不義必著焉不討賊而有其國若晉侯黑臀是也無納入立之文則不書葬以見之雖逆之于周宜若有天子之命然無辭以言其非篡不討賊

故也討賊之義大矣不討賊之罪重矣齊侯元不討商人之賊鄭伯堅不討夷之賊晉侯周不討州蒲之賊鄭伯嘉不討髡頑之賊齊侯杵臼不討光之賊皆視此矣與聞乎故而卽于其位宋公鮑是也杵臼之賊非他人實鮑也殺其君之子而卽之齊侯潘是也文不見乎春秋則不書葬以見之子叔姬爲昭公夫人魯不會其葬哉知聖人削之也先君以道終己不宜立而卽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篡也曹伯負芻是也書執以見其篡書歸自京師以見子臧宜立而能讓國則以曹伯爲宜歸也歸莫善于歸自京師矣先君以道終己不當立而入其國卽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亦篡也晉侯重耳是也不書入爲文公諱本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齊侯昭是也不書納不書入見其宜立也以宋主戰而書救齊見宋襄公之陷人于篡也納而弗克

納者捷菑是也著晉人之非義而後大其能改之然而不書晉趙盾不可書也諸侯不可以專廢置諸侯大夫其可以專廢置諸侯乎大夫而專廢置諸侯而又可以大其弗克納乎故避之也先君不以道終國無君己不宜立而入其國卽其位則書入齊小白是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則書納公伐齊納糾是也于其殺之則稱子見糾之宜立也然其爲篡則均焉以爲是兄弟爭國而已矣能爲先君討賊己不宜立而卽之陳侯躍是也篡也則不書葬以見之春秋不以躍利在得國而奪蔡人討賊之義亦不以蔡人旣克討賊而原陳侯躍之爲篡道如日月並行而不相悖不能爲先君討賊己雖宜立而入其國卽其位而逸其賊則志乎得國而已菑去疾是也書入書自以菑去疾爲無恩于先君徒兄弟爭國而已篡也自齊齊有罪焉爾以爲曾不

若蔡人之殺陳佗也然而去疾不書奔不與聞乎故也非弑也篡也逐君之子而立爲君突歸于鄭是也不書入于其出奔也則名之見其爲篡也何以不書入挈乎蔡仲也罪蔡仲也何以不書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何以不書納突不求立仲不聽宋宋人烏能納之哉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見三罪之鈞也鄭忽不稱爵見其爲子也而不稱子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而後絕非旣絕而後奔也故曰辭無所貶非無所貶也左氏曰公侯日子且將言世子則不可得先言子曷先不言世子君在稱世子旣葬則稱子曷終言世子言忽爲君之微也宜爲君而自喪之逐一君立一君成乎爲君者蔡侯東國是也篡也不書葬以見之一君出一君立未成乎爲君然而宜立且有天子之命焉讓而不卽乎其位衛叔武是也書曰衛子以天

子之命立之也其不曰侯而曰子成其爲讓而賢之也不書其殺爲賢者諱也先君以道終已在外國有君以已之宜立因賊臣而入其國卽其位弑其君齊陽生是也書入不書弑見其宜立而不以不宜立者君之也然而以篡言者違父命也然而不書陽生弑者斷其罪于陳乞也陳乞亂齊景公以乞爲能立其所愛而不知乞能殺其所愛是故以弑爲乞之君也陽生以乞爲能授我以國而不知其實盜我之國已實未嘗有國也陽生烏能篡乞使之篡也其又可以乞之弑爲陽生之弑乎哉彼志乎記事者且曰陳乞不弑也陽生實殺安孺子先君以道終已在外國宜有君因國人送已而求入焉卒亦不克納則雖不宜立而罪不在公子也逆之者罪也納之者罪也不受者無罪斷逆者之罪于先蔑而不罪趙盾始雖主乎逆之後實主乎不受

之盾以反正自名焉然而盾之爲臣康公之爲君謀國不臧輕用民死以晉人爲主乎是戰敗秦而不言秦之敗見趙盾之殃晉民而已而專廢置君之罪見矣晉實以詐覆秦師而不言取見秦康公之殃其民而已而納不宜納之罪亦見矣于公子雍無誅焉故不見秦之納也于先蔑有誅焉故見蔑之奔也晉人且不義先蔑而況君子之于趙盾乎

附錄

先生性方鯁爲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起講儀畢矣先生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上爲少

留領之

龔自珍撰
神道碑

先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敎傳山右閭氏之緒學旣成進士閭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東髮子弟皆知助閭氏言

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考官命題學僅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先生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獨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且天下學僅盡明之矣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道亡矣大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誠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囿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著尙書既見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劉拾百一功罪且互見先生是書頗爲承學者誦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同

董晉卿曰先生未嘗以理學自鳴世是以無聞焉其彌甥劉逢

祿作公羊釋例精密無耦以爲其源自先生其孫綬甲刻其著易說以示余其爲說以孟氏六日七分爲經以司馬遷班固天官麻律各書志爲緯其爲文辯而精醇而肆旨遠而義近舉大而不遺小能言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爲乾隆間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爲乾隆間經學之巨匯也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醇深於漢經師之言而無溷以游雜其門人爲之莫不以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而實學恣肆如是者哉易說序

魏默深曰先生以經學傳成親王於上書房十有餘年講幄敷陳茹吐道誼子姓錄其書若干卷物乎董江都之對天人粹乎匡丞相之明禮制鬱乎劉中壘之陳今古未嘗支離釁析世之爲漢學者罕稱道之烏虜公所爲真漢學者庶其在是所異於

世之漢學者庶其是在是

莊少宗伯遺書序

清儒學案卷七十三終

清儒學案卷七十四

天津徐世昌

方耕學案中

方耕家學

莊先生述祖

莊述祖字葆琛所居室曰珍藝宦學者稱珍藝先生父培因爲方耕弟乾隆甲戌一甲一名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先生十歲而孤從世父游潛心經術乾隆庚子成進士選山東昌樂縣知縣調補濰縣明暢吏治刑獄得中豪猾斂迹署曹州府桃源同知以母老乞養歸嘉慶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七其爲學原本家法研求精密於世儒所不經意者覃思獨闢洞見本末五經皆有撰述而於尙書毛詩夏小正攷證尤勤並校訂尙書大傳

逸周書白虎通義諸書凡舛句訛字佚文脫簡易次換第草薙
腋補咸有證據又深通六書之學於古籀文字轉注諧聲及說
文偏旁條例亦皆疏通而證明之晚年嘗爲口號曰慣看模黏
字端攻穿鑿文蓋紀實也生平著書甚富其刊行者有尙書今
古文考證七卷毛詩考證四卷毛詩周頌口義三卷夏小正經
傳考釋十卷五經小學述二卷歷代載籍足徵錄一卷白虎通
義考一卷輯白虎通義闕文一卷說文古籀疏證目一卷石鼓
然疑一卷弟子職集解一卷漢饒歌句解一卷珍藝宦文鈔七
卷珍藝宦詩鈔二卷其外尙有詩紀長編一卷樂記廣義一卷
左傳補注一卷穀梁考異二卷論語集解別記二卷五經疑義
一卷說文古籀疏證二十五卷說文諧聲考一卷說文轉注一
卷鐘鼎彝器釋文一卷聲字類苑一卷史記決疑五卷天官書

補考一卷及校定尙書大傳逸周書孔子世家列女傳等書皆

藏於家

參史傳 李兆洛撰
傳 宋翔鳳撰行狀

夏小正經傳考釋自序

夏小正經傳之分自宋傅崧卿始隋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
撰與大戴禮記十三卷別行傳崧卿得其本於關澮校以集賢
所藏大戴禮以爲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謂之夏小正戴氏傳
其實不然夏小正於別錄當屬明堂陰陽禮家錄之謂之禮記
非戴氏作也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蓋孔子
得夏四時之書而正之是爲夏時其傳爲夏小正自漢以來不
詳其所授受崧卿僅得一錯譌舊帙獨參考慎擇而釐析之誠
異於俗學所爲閒誤以經爲傳以傳爲經疑傳之失本惜終莫
能有所是正然賴以知古經猶幸未泯滅不得概視爲傳記之

書彼其表章之功顧又何可少哉禮運記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鄭康成以爲其書存者有小正歸藏隋經籍志云歸藏漢初已亡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孔穎達亦謂歸藏僞妄之書隋志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宋中興書目有初經齊母本著三篇今佚是孔子所以觀夏殷之道者其幸而僅存於今惟夏小正而已世所傳夏小正既傳寫失真今以古文大小篆校正其經文共四百六十三字定爲夏時而夏小正以爲傳考其異同釋其義例名曰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大戴禮盧辯注周書本傳云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博通經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累遷尚書右僕射進位大將軍卒諡曰獻北史同北史儒林傳云永熙中孝武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魏書同王

應麟困學紀聞云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夏小正闕不具關澮本有注并音傳崧卿所云舊注是也亦閒見於它書所引今以某本某書注別之未敢質爲盧注也傳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宋政和中爲考功員外郎林靈素作神霄錄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崧卿與李綱曾幾移疾不行爲所譖出爲蒲圻縣丞後官至給事中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及宋史曾幾傳崧卿自序題宣和辛丑蓋謫蒲圻時作也重其掇遺經於廢墜之餘以扶絕學故備論其世云

序二

述祖少失學長習進士業及舉於禮部退歸後乃求所以闕古人之學莫得其階不能自己始從事於漢人所謂小學家者先治許氏說文解字稍稍識所附古文以爲此李斯未改三代之

制以前倉籀遺文留什一於千百者也欲究心焉偶憶夏小正納卯蒜卯字與古文民字相近蒜卽說文祜數字之訛由以知納民祜卽周官禮司民之獻民數是也周正建子故以孟冬夏正建寅故以季冬其事正合然亦未敢質諸人也於是盡取夏小正中經文重釐正之以爲夏時明堂陰陽經文爲之說義數易寒暑猶未盡其學嗣以吏部選人爲吏山左日從事簿書然車中枕上固未嘗少置也亦時有所增益迄終養歸復爲修改至嘉慶十四年之冬始以所錄夏時明堂陰陽經及夏小正諸本異同并所爲說義先刻三卷他若夏小正音讀考四卷夏小正等例一卷注補夏小正等例二卷夏時雜義一卷皆未卒業以纂集古文甲乙篇中輟今遭大故草土餘生僅留殘喘恐旦莫填溝壑乃取所未刻各種更加芟并益以近日所見與前所

刻三卷往往多不合者然今之所見未必盡是昔之所見未必盡非卽一人之管闕蠡測猶復歧出不倫如此況敢質諸人而自信以爲必然者耶言之不文略舉前後之所以不相顧者以示兒曹云

序三

夏小正音讀考四卷往者考夏時經文爲之說義頗以隸古校定恐滋後來者之疑復以世所傳韓元吉本大戴禮記夏小正附於其後備載傳崧卿所引集賢本大戴禮及關澮本夏小正異同蓋以古書之僅存婁爲後人所亂校書者又別以其意定之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迄無所取正而亂益甚於是伏而思之春秋之義以三傳而明而三傳之中又以公羊家法爲可說其所以可得而說者實以董大中綜其大義胡母生析其條例

後進遵守不失家法至何邵公作解詁悉隱括就繩墨而後春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皆得其正凡學春秋者莫不知公羊家誠非穀梁所能及況左氏本不傳春秋者哉假設無諸儒之句剖字析冥心孤詣以求聖人筆削之旨則緣隙奮筆者皆紛紛籍籍以爲左氏可興公羊可奪矣夏時亦孔子所正夏時之取夏四時之書猶春秋之取魯史也聖人之旨於是乎在其以大正小正王事科爲三等蓋出於游夏之徒高赤之等兩漢時猶有能言之者故蔡中郎以爲有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然呂不韋造月令亂夏時之等并滅其書其藏於民間者簡斷字脫不可句度時各以意讀之丹鳥玄駒菽糜卵蒜瑣類農家碎同小說且改傳文前後以傳會之又曰小正者以小著名也豈不謬哉述祖病此久矣欲疏通而證明之而以一一人之力欲兼儒

者數十輩之勤亦不自諒之甚也但不能默默而已故先列其等次求其例有不可通者尋繹其次序解剝其句讀剔抉其古字古音然後古聖王所以省躬所以授時所以敷政皆可得而說庶幾或附任城之後塵如曰不然以俟來哲

說文古籀疏證自序

按此書原名古文甲乙篇

黃帝造甲子以通八卦之變而文字興文字之於六畫猶月之於日也溯有文字以來自童子束髮就傳以至耄老無一日可離而其於道也若遠若近忽明忽昧亦猶晦朔弦望之隨日消息終身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故執文字而卽以爲道不知道者也習文字而終身不知道不知文字者也由文字以求甲子由甲子以求八卦知歸藏納甲之義與周易相輔而行八卦非文字而八卦之名有不能不假文字以明之者余嘗考商周

彝器文如震兌巽艮其字皆取象於月是殷人歸藏之卦猶流傳於吉金銘勒推而廣之一名一物一動一植有文字者悉寓至道於其中非兵燹所能晦蝕決可知也聖世化成人文大啟承學之士無不唸誦編摩發前人所未發不及今舉小篆之偏旁條例一爲變通使倉籀遺文竟同弁髦之敝誠有難已於言者說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有轉寫之訛無虛造之妄惟分析偏旁以篆文爲主古籀从之或有古籀爲部首者亦必篆文所从之字蓋古文自嬴秦滅學之後久絕師傳當時初除挾書之律閭里書師各以意指授皆小篆也相傳孔子壁中書藏於祕府謂之中古文能讀者尠尙書家言今文者皆自伏生伏生爲秦博士不得私習古文至老而求得壁藏書諒亦以意屬讀而已張懷瓘云漢文帝時秦博士伏勝獻古文尙書是伏生

亦以今文讀古文與孔安國同王莽使甄豐改定古文豐不能明往往雜以小篆今所傳刀布是也又秦八體之大篆卽秦篆之繁者其省者謂之小篆在漢時以秦大篆爲籀文謂之史書尉律云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漢藝文志有史籀十五篇秦時先代之書埽地盡矣安得籀文獨完且首列於八體此理所必無特秦大篆閒有從古籀增損者耳古籀旣亡建武時大篆亦殘缺故舍小篆無可徵信至始一終亥乃文字之所由起其據形聯系不以甲乙但據偏旁亦有不得已而然者顧或謂說文之五百四十部如易之六十四卦不可略有增損其然豈其然乎鵬冠子云倉頡作法書從甲子今卽許氏偏旁條例正以古籀自甲至亥分爲二十二部條理件繫觸類引申至蹟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冀以通古今之變窮天人之奧辨萬類之

情成一家之學桑榆景迫二豎相侵不能卒業姑就舊稿中擇其稍可自信者著於篇思慮昏眊繁穰無裁俟後之君子匡其非竟其緒焉

條例

正字 彝器文說文古籀魏三字石經石鼓汗簡古文四聲韻擇其信而有徵者錄之爲正字

闕文 有字見於鍾鼎以意說之而無確據者有鍾鼎所不載以偏旁推測而得者有鍾鼎所載而不得其說者爲闕疑

演篆 字見於說文汗簡古文四聲韻相沿用之其實從小篆孱入者亦可以備採用爲演篆

辨誤 小篆相傳之字沿譌日久大底皆由漢時閭里書師習見隸書傳授生徒但取應用又且不經見倉籀古文并非李趙

胡母之舊今備列之爲辨誤

復古 古文舊說本無是義斯高之徒附會以刑名家說者今悉辨正爲復古

後世寫經不能全用古文以嬴秦滅學之後久失其傳僅拾掇於鼎彝銘文又往往出於樵篆者之手至說文所載據云壁中書宜信而有徵矣又或傳寫失真故以譌沿譌校小篆誠難辨識況倉籀遺文十留二三六經之字動多闕略若概用假借更增疑惑故不得不兼用古籀篆三體如太學石鼓之例實爲盡善是編雖以古籀爲主古籀所無則以小篆彌縫其闕凡斯高之逞臆甄豐之妄改支意怪文悉爲辨正又有漢初閭里書師所授歷久相沿以爲固然者說文亦時有闕脫證以古文令皆可說不敢借墨守許學之名自藏其拙蓋以鍾鼎校說文非以

說文校說文然必以鍾鼎校說文始能以說文校說文耳
是編雖以鍾鼎校說文然鍾鼎有樞篆之失有傳寫之訛有古
器之贗若據此以改說文其弊更甚於沿譌襲陋者蓋古篆自
秦以後久已失傳惟小篆秦漢相承尙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信而有徵莫備於此故說文敘篆文爲主而合以古籀蓋有所
不得已者今所編次大旨欲明甲乙之部分鍾鼎之確然可信
者足以證秦篆之失其可疑者仍闕之以從小篆小篆所無而
見於鍾鼎者則補其闕略總之六經文字皆有足徵閒用假借
亦不違六書之旨非有所好奇嗜僻而爲之也

證鍾鼎文所以證篆體之誤若捨說文而言鍾鼎是棄規矩而
言方圓也今采鍾鼎文有可與篆文相發明者備載其同異而
論列之不使唐以後如李陽公諸人所貳改雜廁其閒庶可爲
說文之簡且要也

許氏功臣與

說文每部之字有不能從舊部者亦爲更正雖不至如古韻今
韻之河漢然習實爲常頗駭人觀聽不得不一一剖晰之不如
說文之簡且要也

有說文本闕者有後人傳寫而闕者如鬲字解云允允不見也
是許氏曾見古文晷从自允其非本闕明矣篆文訛失漢隸
或又从旁則附會邊字而誤如此之類急爲改正

初意欲盡編彝器文爲一書而所得拓本甚少多從樞本錄出
往往有與小篆無異者及得拓本覆校乃大不然故不敢自信
蓋人之目力不同而老少尤異亦各以識其所得求有合於古
人之用心而已

見所補偏旁比舊幾倍其中亦有不必改爲部首者然旣以彝

器文校小篆之訛如卓與不分山初相混比敘之匕非刀匕之
匕大言之吳非吳越之吳如此類者散在各部難於尋檢今皆
補爲部首展卷瞭然亦舉隅之一也

說文古文儿與人分部籀文亦與大分部今用其例如中𦰩艸
古文籀篆各異亦分爲三部各从偏旁餘皆放此

說文以古籀合篆文是編以篆文从古籀其敘次不能不爲稍
變故先敘古文次籀文次篆文然後解說其義先敘許氏本義
次采諸家說次附所見用許氏五經異義例以謹按別之

大篆凶作𠂔从籀文子字之首小篆𠂔作內从古文𠂔字之足
然亦各有解說此三體所以不能不分也說文合古籀於篆舛
駁甚多今悉改正又有小篆从古文而許氏解偶有遺漏者如
艸部𦰩从𠂔得聲𠂔即𠂔部𠂔古文省而玉篇又以𠂔爲太息

亦音苦怪切故小篆變而爲八分八分又變而爲正書字以日
滋而六書之義無从道古矣

小篆有从古文而誤者如古文毒从古文艸作中从古文母作
毒言毒艸觸之卽害人故戒之而小篆乃从中从毒於六書之
義無所附今以偏旁推測而正其誤至古文毒从刀从蓄又與
諧聲不合亦錄之以備考餘放此

說文所載古文如奇字最爲不可解此漢人不識古文之陋非
倉籀有所謂奇字也如水部𠂔許氏以爲奇字涿不知此古文
啄字當作𠂔从乙从口甄豐爲王莽造刀布以爲涿郡之涿誤
从日謂之奇字今改从口部餘放此

世所傳泉布攷其字體皆是小篆大底出於新莽之世莽使甄
豐改定古文以校文書之部其所造作皆用古文而當時古文

唯壁中殘簡大約散亂不可別識今見於說文者百不及一而所造泉布有郡國縣名古文既不足應用豐等遂改篆文小變其筆法或顛倒上下省去偏旁實無所謂古文者唯卽墨之墨黑字从大从水从夕由聲與赤从大从火合似勝小篆从四从炎之曲說諒非甄豐揚雄等所能造也故所采刀布文甚少獨於是有取焉

每部字閒取可通借者从其部蓋古文諧聲字少如丕字彝器文皆作不尙書丕不往往誤讀今改丕从不卽以古籀正篆之例與舊例異非从聲也吏亦同他皆放此

古籀會意字多諧聲字少以諧聲字可假借也小篆諧聲字多會意字少如艸木水三部字皆四百以上然亦有必不可省者所以便俗也但注明某通作某於是假借一門幾同虛設矣

說文頗有重出之字注明某字卽某字重文所以不敢徑并者以今之音讀未必卽許氏之音讀今之篆文未必卽許氏之篆文或有相沿譌誤留此疑似尙可追尋未可一概抹撥也

古文象形字皆有偏旁無虛造者不獨形聲相附爲然也舊說於難解之字輒以象形概之如克字本會意而以爲象形長字亦會意而以爲諧聲之類此皆以篆文失真從而爲之說不必泥也

字有隸無別而篆有辨者亦有小篆無別而古籀有辨者如篆以幕爲覆食巾是以幕爲幕訓幙爲幙是以幙爲幕由篆文闕𠂔字也如皇字或訓睢或訓大篆皆作皇古籀則睢訓之皇从賓省从北从収持豆訓大之皇則从自从王或从蠡省但彼此皆可假借耳自秦漢變篆作隸無从追溯造字之源流矣

六經遭秦嬴之厄幸而得存於今其無缺誤者蓋少毛詩最古儀禮周禮次之禮記次之公羊春秋次之其餘若周易尙書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則多晉以後之俗字矣論語尙多古字孝經孟子爾雅大底爲後人妄改而爾雅亦非完書其羣入者更復不少大戴記殘缺逸周書無善本管子墨子莊子荀卿子孫子楚辭呂氏春秋戰國策皆周秦古書間有可采西漢諸子淮南鴻烈本最佳以其爲漢人解漢人書也凡古字古音皆有裨於六書之學惜篇卷過隘不能盡載耳

左氏春秋經劉歆私改者如壹戎殷改壹爲殪經杜預誤寫者如不飡讀爲不夕食此皆不明古義劉之逞臆虛造杜之襲陋傳訛其失一也至於舟鮫爲舟魴公鳥爲公鴉說文猶有可考至晉以後古人無完書矣

說文所載古籀如亼部本有家字篆文改以爲古文家四字不從四畫卽篆文小變之而一二三皆从弋此蓋誤會古文參不知參从彡不從三也凡此類者皆非倉籀正字不可不辨玉篇亼部有家字丑院切蓋从易彖字卽篆字之訛也亼部彖字玉篇無廣韻有

白虎通義考自序

漢中興初五經立學官者易施孟梁邱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穀梁春秋甘露中曾立之光武欲立左氏諸儒廷爭者累日旣得立而卽廢建初中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顧第以廣異義此功令也白虎通義雜論經傳易則施孟梁邱經書則伏生傳及歐陽夏侯大指相近莫辨其爲解故爲說義也經二十九

篇外有厥兆天子爵與五社之文在亡逸中

今本亡作無或誤呂爲周書無逸篇

者非詩三家則魯故居多

禮樂篇詩傳曰大夫士曰琴瑟御又傳曰天子食日舉樂皆魯詩也見公

羊解詁又辟雍篇及

藝文志所云最爲近之者也韓內傳毛訓

故亦閒入焉

宗族篇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今本作禮曰通典引此作毛萇曰嫁娶篇引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

隨

春秋則公羊而外閒采穀梁左氏傳與古文尙書當時不立

學官書且晚出雖賈逵等以特明古學議北宮而左氏義不見

於通義九族上湊高祖下至玄孫書古文義也在經傳之外備

一說不以爲尙書家言

詳見宗族篇

禮經則今禮十七篇并及周官

經傳則二戴有諡法三正五帝王度別名之屬皆記之逸篇也

樂則河閒之記論語孝經六藝並錄傳以識記援緯證經自光

武以赤伏符卽位其後靈臺郊祀皆以識決之風尙所趨然也

故是書論郊祀

闕文

社稷靈臺明堂封禪悉隱括緯候兼綜圖書

附世主之好以緼道真違失六藝之本視石渠爲駁矣夫通義

固議奏之略也石渠論旣亡逸而白虎議奏當時已頗珍祕學

者罕能言之使後之人概無目見兩代正經義厲學官之故事

由略以求其詳於是乎在作白虎通義考

校定白虎通義目錄自序

漢石渠白虎論五經先詔諸儒考詳異同作議奏旣纂輯其事

謂之通義藝文志有宣帝時石渠論書禮春秋論語議奏及五

經雜議雜議亦石渠論也皆亡逸白虎議奏舊不著於簿錄今

通義雖不備猶行於世此儒林之淵源策府之祕奧也流傳久

失真讎校家不知闕疑之義雜摭他書相糅舛卷帙混淆妄加

名目類別失倫脫簡閒編文字譌者無慮千百數讀者難之惜

一代大業重六藝舊聞考述傳記博采事類略摘補拾哀異同

演正義區真偽按存佚以綴闕文以備經部之一凡四卷爲四十三篇入闕文一篇

弟子職集解自序

弟子職在管子書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漢藝文志附石渠論爾雅後蓋以禮家未之采錄故特著之六藝有說三篇今佚案別錄有子法世子法弟子職記弟子事師之儀節受業之次敘亦曲禮少儀之支流餘裔也漢建初論五經引弟子職鄭康成每據以說禮當時尤重之與六藝同今以附禮家之後其說蓋闕焉注管子者或云房玄齡或云尹知章要是唐人舊注猶不失詁訓之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弟子職亦采舊注間有與世所傳劉績補注同者不能復爲別出近洪北江編修所撰弟子職箋釋徵引尤博今並錄之稍有所增演名曰集解猶裴龍

駒之史記本之徐廣也又注疏所引弟子職文與義多異同彼此可以互證取便童子講授故不厭其繁委至是書之有關於風化升降昔者吾友論之詳矣茲弗復云

石鼓然疑自序

昔人論石鼓者多矣至金馬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見元遺山中州集余未見馬定國所辯之是非然近時好古博雅之儒多從其說余頗疑之偶檢後周書其事有與詩辭適合者非僅西狩岐陽以得鼓之地爲徵已也姑識之以備一說

論曰石鼓自唐至今千百有餘年十鼓僅存其九文多殘缺釋之者又時有舛駁苟好學深思試爲之拾殘補脫尋其辭旨亦未嘗不可得而說也抑視二雅之文則褊矣昌黎旣云難曉何

所見而稱其詞嚴義密哉吉日車攻言宣王能復文武之業會諸侯慎微接下其所以至中興者非僅畋獵云爾也然必刻石以自紀若後世之慮陵谷變遷而爲久遠計者何其陋與蓋好名之習盛於魏晉往往託之於古以永其傳由是以降漸染餘風日滋枝葉宇文泰以梟雄之材得宏達之佐假空名於西魏代鄴通梁固有包舉宇內之概矣及身未集故命使臣作是詩以明其志又得史籀殘字輯以成章祕而藏之以俟後人尙論其世彼其君若臣固好名之甚者哉元和郡縣圖志云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卽史籀之迹也貞觀中蘇勣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尙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息按石鼓至唐始出元和中不及二百年昌黎見

其紙本作石鼓歌云毫髮盡備無差訛宜非尋常所易得者又云年深豈免有缺劃則其初出土時已非完本矣蓋勣卽蘇綽之曾孫吾意彼必聞之家牒知是書作於何年藏於何所且知其欲託之史籀之迹故取顯然有涉宇文時事者劃去之使讀者無從章分句絕注重其字而略其辭遂梳後周之制作幾與六藝同科如昌黎所云者是其缺劃不猶愈於完本乎張懷瓘書斷亦疑之於大篆之外別爲籀文云其迹有石鼓文存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蓋以石鼓閒雜小篆耳開元中蘇氏方盛言文章者悉宗之依違其說抑有由也不然唐時大篆久失傳勣旣知爲宣王史臣所造何不言諸朝使博士讀之以備逸詩可也顧第稱其字迹取重虞褚歐陽而已哉是皆可疑者記曰疑事無質作石鼓然疑

漢鏡歌句解自序

長夏養痾卻掃每夕陽西下幼子循博自塾中出偶授以卿雲
擊壤古歌謠諺不至聾牙次及漢樂府戰城南曲云朝行出攻
暮不夜歸詞旨複沓難以強解蓋暮夜字本作莫俗增日作暮
而訓莫爲無讀慕各反用相識別不知六書假借無煩改字莫
不夜歸正當讀慕各反言古之用師者無不完而歸也及檢宋
書樂志暮皆作莫益知坊本誤人不少隨取鏡歌十八曲舊所
謂字多訛誤不可讀者以古字古音細核之卽分判其句度其
不可讀者唯石留一篇餘皆文巡字順意見言表轉吻玲玲天
籟自合余嘗論學者苟通古字古音於書無不可讀雖復眞僞
雜揉編簡亂脫以倉籀定其文以聲均辨其句要不違於人情
況乃趙代秦楚之謳與夫巡狩福應之見事王褒張子僑之倫

之辭悉根柢四詩萌芽八代者哉彼直以字多訛誤置之抑弗
思之甚也劉彥和云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身瞽師務調
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務正其文又云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
古辭然則被之管弦者辭多增減以合其聲樂人但知有聲辭
固不暇復論嘗試以其辭求六義之所在深有合於變風變雅
之遺未始非博依之一助也夫亦卽其文以正樂之心而已遂
序所以作詩者之意並譔其句解姑以爲兒童初習詩者塵飯
塗羹之戲云

文鈔

尙書古今文序略

尙書今文伏生所傳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
陽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鄭康成云立始詮次爲八十三篇

伏生以其學授張生歐陽生數子各論所聞於章句外特選大義名之曰傳五行傳伏生本法今存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盛於兩漢儒林寢衰下逮晉之永嘉三尚書並佚先儒舊學略盡矣古文尚書有三一藏於孔壁一傳於杜林一奏於梅賾孔壁古文藝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孔安國得其書以考今文多十六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學官書藏於祕府盛漢時名儒師傅既不見中古文惟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劉向及子歆校中祕書故太史公書載堯舜禹湯武王周公之事微子去殷箕子之鴻範皆古文其十六篇中則有湯征湯誥而大誓三篇同三家經永始中書奏錄以後值漢中微王莽之誅逸書嘉禾佞邪傳會文其姦言五紀論三統麻譜出於向歆父子載古文月采伊訓武成武成今文蓋周書世俘篇也或曰亡於建

武之際月采卽周書月令今逸中興初杜林傳漆書以授徐巡衛宏於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焉而古文始行於世與今文同二十九篇惟辭義與析合爲異隋以前鄭孔並列至唐而馬鄭之學絕矣東晉時梅賾獻孔氏古文尚書及傳校今文經多二十五篇闕舜典齊建武中姚方興得之大桁市奏上又校馬鄭多二十八字遂列國學宋元明以來學者多疑之竟莫得其要領五代史志云晉世祕府古文尚書經今無有傳者漢以中書校張霸百兩篇能辨其真僞永嘉板蕩典籍散亡學官所傳亡可徵信故孔氏古文出歷五代及唐乃盛行訖諸家廢而其書獨傳非人力所能致也存其大體略枝辭考異同以求其長義在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謹記

歲載祀年異名考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注云各自紀事唐虞三代示不相襲也唐虞三代之事莫備於書以其紀事者驗之知不然矣其言載者帝典曰九載績用弗成又曰五載一巡守禹貢曰作十有三載乃同言歲者帝典曰歲二月東巡守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言祀者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言年者金縢曰既克商二年又曰周公居東二年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呂刑曰王享國百年皆紀事之文也夫洪範之言祀用商正也故春秋傳謂之商書多方以告殷侯尹民故亦稱祀義猶有可通者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鄭氏注云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也是虞亦稱祀商書云降年有永有不永是商亦稱年陸德明音義云禹貢十有三載馬鄭本載作

年是夏亦稱年也由此言之年紀載固唐虞三代之通稱矣至歲以紀事與載祀年並用所以正時明民也唐虞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謹案周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氏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又案公羊春秋傳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何休解詁云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此年與歲之別也又案白虎通義云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日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始終言之也二

帝爲載三王言年由此言之歲以日紀年與載以月紀祀亦如之帝典既云五載一巡守又云歲二月者明歲與載兼用也言歲不言朔晦矣月以序朔數歲以序中數示民不惑也幽風一之日日至也傳云一之日周正月也曰卒歲曰改歲是周正之歲矣孔疏云改歲建子之月卒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一篇之中自相乖阻矣以九月授衣推之卒歲當爲夏之十月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推之改歲當爲夏之十一月鄭氏周官小宰正歲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大司徒正月之吉注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凌人歲十有二月鄭氏從杜子春讀爲正歲注云正謂夏正鄭意言正歲乃夏之十二月止言歲則周之十二月也賈疏云若歲字向下即是周之十二月郊特牲記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氏注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

月也孟子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趙岐注云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此周正言歲之徵也大雅云以興嗣歲商頌云歲事來辟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國語有歲貢歲飫歲祀明堂月令言來年又言來歲明商周以下通言歲矣安得言唐虞三代不相襲乎竊謂傳爾雅者失之也爾雅題歲名指在丑日赤奮若以上自載歲也以下皆後人羈入當以漢建初論五經及何鄭春秋周禮注爲正

禘說

嗚呼禘之說之不可知也久矣夫子屢歎之而況三代以下乎魯以禘爲禘秦以禘爲郊漢承秦弊經典道喪禘禮之廢有由然也禘之見於經者周頌雖序曰禘太祖也商頌長發序曰大禘也一代之興必本於其祖德與天合故天降命佑其子孫世

有明哲積仁累功然後受命爲天下君三代之先出自五帝授命而王必以帝系明其世以此見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狹也至郊以配天者必其祖必稱先王所以明三統有一謂之三代既改王而帝則非其統矣雖在二王不改其郊可也已改而復郊未之前聞也故虞祖顓頊不郊顓頊而用唐郊夏亦祖顓頊不以顓頊配而郊鯀卽虞夏之不郊顓頊而周之圜丘不以嚳配從可知矣卽禘黃帝禘嚳之非圜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非郊亦可知矣然漢儒必曲爲之說者有不得已焉者也何也漢宗廟之禮有祫無禘故不敢極言禘之爲大祭也傳記言禘祭者惟喪服傳小記大傳禮運中庸魯語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其餘率以禘爲夏祭之名故欲考禘之禮莫能得其詳焉今以意測之禘之日先事配主於明堂之太室有祫故論語曰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禘祭之祫與祫祭同諸侯之禮也自迎牲以後則僭天子之禘明堂位所謂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也是室事可觀而堂事不欲觀矣祫必於室故郊不祫祫者宗廟之禮也非所以事天也故明堂祀上帝祀祖所自出皆奏樂以降神而不祫是以事天者事祖故謂之禘也既祫於太室然後奏樂降神迎尸而事於堂於是薦全烝是謂肆祀祀然後獻是謂朝事獻然後薦孰薦黍稷是謂饋食祫之所以小於禘者爲無肆也而鄭氏顧謂祫言肆獻祫言饋食互相備者豈非以漢制爲周禮乎論語曰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夫子所不知者魯之禘也春秋之時王室禘禮僅存及王子朝以周之典籍奔楚而楚有周禮故觀射父猶能言郊禘其他國之所謂禘者

皆魯禘也誰則知之又曰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是卽禘之說也言助祭者惟明堂之事不獨非大夫之事非諸侯之事并非天子七廟之事也有穆穆之天子有雝雝肅肅之諸侯非聖人受命而王者奚取焉非傳所謂禮不王不禘之說乎而謂禘於太廟禘各於其廟者非以魯禮爲周禮乎明乎此而雖非禘於文王之廟又可知矣傳記皆言禘嘗嘗卽禘也故魯頌曰秋而載嘗謂禘也夏而楅衡白牡駢剛謂禘也秋而禘禮也夏而禘僭也魯亦不自知其以禘而用禘禮雖僭其禮而實非禘也遂以魯之禘爲周之禘議禮者之失也此以不知爲知也秦以莫明其祖所自出而以禘爲郊漢不能改其後諸儒又借魯禮以依違其閒而禘禮遂不可復考也唯鄭仲師知禘爲追享卽曰追享則禘其祖所自出明

矣而禘之非圜丘非郊亦明矣鄭大夫不爲識其子不失家法豈非卓爾有所立者乎推追享之義作禘說

河圖洛書考說

圖書之說始於讖緯鄭康成注易河出圖洛出書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皆春秋說題辭文也易乾鑿度亦言河圖洛書之見爲帝德之應隋書經籍志有河圖二十卷閒見于羣書所引大率言地理又受命之符而已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以爲虛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以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以八卦爲河圖以洪範爲洛書蓋始于此矣宋劉牧作易數鉤隱圖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蔡元定以其易置圖

書並無明驗始定十爲河圖九爲洛書由是言理學者多從之以數言圖書者自宋儒始也河圖之數本之於易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虞翻注云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已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天二十五地三十故五十有五天地數見於此故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

五十也

案略其奇五不如啟蒙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爲五十之說爲允

虞注又云天一水甲

地二火乙天三木丙地四金丁天五土戊地六水已天七火庚

地八木辛天九金壬地十土癸此則大衍之數五十有五

句疑有誤

有或以聲之訛著龜所從生聖人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按虞

仲翔所謂甲乾乙坤丙艮丁兌戊坎已離庚震辛巽壬壬地癸者納甲之五位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者天地生數成數之五位也鄭康成注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妃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亦生數成數之五位也漢時言易者大底不出此二說而虞氏以五爲著龜所從生其義可推也一二三

四易之形也八六七九易之氣也數卦象爻備矣而其所以幽贊神明而生蓍者五也五與十相乘而得大衍之數非天地之數略其奇五也天地之數五位相合大衍之數著所從生言易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而必以是爲河圖之數則宋以後之說也至洛書之數雖不見於易其傳記之可考者大戴禮盛德明堂記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辯注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朱子易學啟蒙既引以證九數之爲洛書矣易乾鑿度云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退變八之六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十五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故星經曰天一太一主氣之神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

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北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

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

故亦名之曰宮也

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于午是以

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而坤宮而震宮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入自此而從乾宮而兌宮而艮宮而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于天一之星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所行之次爲名耳按四正四維皆十五者卽明堂所謂二九四者十五也七五三亦十五也六一八亦十五也此衡數也從數則二七六九五一四三八皆十五也斜交之數則二五八四五六亦皆十五也以七八九六之數布於坎北離南震東兌西乾西北巽東南坤西南艮東北方之位然必以五居中而九宮之數始備亦由天地之數八卦成列一二三四五六七九象在其中而五十相乘乃得大衍之數故九宮之數與

大衍之數其義一也劉子駿特以洪範五行之災異推之易災異故有經緯表裏之說未必卽以易之九宮爲洪範九數而蔡季通据以駁劉長民之河圖而九數之爲洛書遂定然洪範卽有圖洪範之圖卽可通於易而九宮之四正四維八卦之方位也從衡斜互之數七八九六之數也必曰此洛書之洪範非河圖之八卦也孰從而信之以今之爲程朱之學者必言圖書爲鄭虞之學者必斥圖書故考其源流以徹其藩云

毛詩故訓傳序

余以毛詩故訓傳授子又朔僅就注疏中所載傳文錄之未遑校正嘗有疑義嗣見余友段若膺所校毛傳謂引經附傳時多所芟并傳旣單行當爲補正喜其先得意所欲言及閱阮伯元毛詩注疏校勘記載宋槧本與所審定剖析豪芒商榷精當益

愜然於是書之有完本矣今采諸家辨證間以己意酌所去就至唐人注疏本其以傳爲箋以箋爲傳傳中兼雜王肅語者悉爲是正恐乖區蓋之義寫以朱墨別之庶讀者不疑於適從且使逞肌妄改經傳者知所誠云

鄭氏家法序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邇及荀孟博文隆禮枝葉扶疏羸秦鴟誼經典道喪炎劉繼統粵葉頗存詩易權輿逸禮逸書累葉爰備然微言絕大義乖建元以還廣置博士發策設科儒林侯興由是專門名家五經嶽立各相涇渭通人不嘉鄭君獨博稽六藝之文爲之注述剖析眾說兼綜百家略掇誤文推廣疑義揆厥原委典禮以行晉范武子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故蔚宗刪東觀書以鄭君與張純曹褒合

傳贊曰鄭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信乎知言君所纂箋注已序入六藝五代史經籍志有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譔鄭記六卷鄭君弟子譔皆雜論五經今佚迺集疏釋事類散見者合爲一書名曰鄭氏家法不設強埒稽古之功竊亦庶幾闕疑之義而又咤先儒舊學廢絕昧者擿埴巧者徇規故不自諱其寡陋就所見者輯之猶賢乎已云爾

古音考序

昔之言古音者分東支虞真侵爲五部其說固已疏矣又以四聲強附會如東之入爲屋寒之入爲曷先之入爲屑庚之入爲陌舛莫甚焉顧氏始分東陽庚烝爲四魚歌蕭爲三支之半入戈庚之半入陽麻之半入虞尤之半入支上去入从之其餘據詩易本音以正今韻者不可一二數而古音始萌芽矣近江君

永於真已下十四韻侵以下九韻蕭宵肴豪及尤侯幽各分爲二得十三部段君玉裁又爲十七部古韻表分支佳爲一脂微齊皆灰爲一之哈爲一真臻先與諄文殷魂痕各爲一尤幽與侯亦各爲一支脂之諸部分至段君始發之余雖未見其書其略具於戴君震之序能補顧氏所未備竊嘗按之詩易及六書諧聲唐人所分淆亂已甚不待脂之并於支皆并於佳哈并於灰然後古音盡失也支佳固爲一矣如齊之圭攜諸音亦支類也脂微齊皆灰爲一之哈又爲一矣灰則枝與梅謀非一類哈則哀與才來非一類也以今韻求古音猶以史論經也似是而實非矣沈約陸詞孫愐及宋初之韻蓋以建安爲祖而損益之其去楚辭已遠況三百篇乎讀魚麗而知多旨有之有別也讀洞酌而又知饕鬄既之不相淆甘棠三章一均也芣苢三章則

又有別矣揚之水楚甫蒲許之相叶其辨於音聲者甚微而諧聲有不足以盡之者今从段君所分爲支之脂三類古音之部分略備而今韻又未始不可以互相發也戴君欲析今韻與古音可通者相附近其說遽矣然自詩易以外有韻之文楚辭最古而支戈東陽往往相通他若冬侵真清今則視猶秦越古則貫若墳簾以此類推何啻千里今韻愈紛而古音終不可得而明矣不若今韻則存其隋唐以來相沿之舊古音則斷自三百篇及六藝所載韻語附以楚人之賦下至魏晉其積漸變而爲今韻者詳其條貫勒爲一書雖未敢謂遽合於古其于六書諧聲之旨或有當焉

書校定太誓三篇後

始余編輯漢博士所讀尙書太誓與書傳所引太誓合一卷歲

乙卯余自涉南北上攜之行篋途次偶讀尙書正義云劉歆作三統譜引太誓曰丙午逮師疑還師之誤識於左方未暇是正其後閱漢志亦作還師及覆之詩正義所引漢志還正作逮知非觀兵時事當爲太誓中篇其疑始解余又疑後得之太誓記月不記年今更繹之太誓不記年固也其記月亦祇觀兵時之惟四月耳至史記所云惟十有二月戊午卽書序之一月戊午也書序據周正史記據商正非大誓文也太誓周書則亦周正故鄭氏注惟四月以爲周四月向固疑太誓同一記月不應一用周正一用商正自相踏駁知十有二月戊午之非太誓文則四月爲周四月之疑渙然久釋矣其去就之小異者詩大明正義云太誓司馬在前相承以爲太誓文竊謂尙書他篇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而太誓獨曰司馬司徒司空則司馬在司徒前故

王肅解以爲司馬太公也意太公以太師攝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在司徒前也方冬甚寒喜於得閒遂呵凍促成之釐爲上中下三篇以合書正義所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者雖非全文頗具首尾但隨所校錄之覽者或諒其非妄云爾

書武王戒銘後

武王戒銘者武王受五帝之誠於師尚父遂書爲銘辭隨諸身以自戒者也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詞旨相近太平御覽五百九引之以爲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今以其辭考之師尚父陳五帝之誠黃帝爲首次及堯舜禹湯至所載銘辭乃武王以之自戒者而魏時作皇覽見篇首有黃帝之誠及金人三封其口云云謂之金人器銘其實非也又太平御覽載武王踐阼

諸銘題曰隨武子銘初不解其何以譌謬若是及見是篇云書爲銘隨之身以自戒知隨武子銘蓋武王隨銘之誤易傳曰隨无故也無時而不戒斯無時而不新隨時之義然也文王繫易隨備四德而言无咎易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隨時自戒乃所謂隨而无咎者與是武王隨銘其本題也其文散見於唐章懷太子賢後漢書注歐陽詢等藝文類聚徐堅等初學說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應麟困學紀聞武王踐阼集解諸書或以爲太公陰謀或以爲太公金匱隋書經籍志太公金匱一卷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劉歆七略云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文選注四十六考事類諸書所引金匱陰謀語多不經疑非劉向父子所校諸子之舊而是篇銘辭質雅又見於皇覽記則爲漢魏以前書審矣今敘次爲一

篇定著爲道家言太公書言之一云

答孫季述觀察書

承示所辨周公稱王屬宋人之見宋人說經類多憑臆述祖嘗學尙書病其無可依據僞孔傳又陋且略求之於伏生傳馬鄭王諸家注時亦有所去就而一折衷於書序書序所有傳注不同則從書序漢儒所言孔孟不言則不敢從漢儒彼謂周公稱王者固非漢儒勑說也其說蓋本之孫卿子而尸子已倡之於前孟子之時尸佼書未行於中國故孟子辨益伊尹而不及周公漢儒之學多自孫卿故不可不知所擇如以大誥諸篇之王爲周公康誥之孟侯爲成王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是周公稱王成王爲太子矣而酒誥成王若曰之成王謂成王耶抑謂周公耶鄭氏以成王爲成道之王則成王亦周公矣又逸

書成王征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也所稱成王者又將何解耶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毋乃曲爲之說乎書易失誣不可不辨非敢立異也又示說文無琰字是珍字之誤按爾雅琰寶也琰試也比次皆同文異訓卽六書之假借蓋古文字少琰琰皆借突魯頌泮林琰與林音金韻改字不如借偏旁也敢以質之執事幸賜教之

又

前奉鈞誨并賜示文王受命稱王考徵引該博足破唐人臆論惟史記股本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不無疑義書大傳帝乃稱王而入唐郊是稱王不始於周董生書三代改制質文大略以爲王者必受命而後王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周人之王紂虞曰帝與尙書唐虞稱帝夏殷稱王正合顧

說尙書者皆莫之及太史公據漢立法固宜稱周爲王而以夏殷爲帝殷本紀乃謂周自貶號爲王非經義矣楚吳越稱王徐亳之等蠻夷之俗故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非不責其僭號也尙書已刻竣否急欲得一讀歸途閱江叔澐尙書頗緣以尋繹有一二事欲獻其疑如三亳之亳似當從說文在京兆杜陵亭者爲是皇甫謐以爲西夷之國其北亳南亳西亳之說固屬無稽似不必定以地名爲亳卽是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左氏傳云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豈有湯舊都民乎又六宗之義終未能決幸閣下教之尙書疏通知遠之教三代帝王大經大法略具竊不自量欲採集西漢以前諸儒傳記爲一書以留微言大義於萬分一牽於吏事不克卒業儻幸得以屬吏趨幕下或賜以朝夕之間教誨成就之幸甚幸甚

又

嬰奉手示雒誦再三感佩奚似述祖自去歲患潰瘍遷延一載已成廢疾足迹不能逾戶庭然伯牛自牖神明不斲子輿鑑井形骸非我辱承垂問未嘗不思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也大著尙書今古文義疏用古天文說釋堯典可破祖冲之以來相循皮傳之論臯陶謨五服五章引據書大傳以改鄭義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臯陶篇樂輿服巡歐陽氏說公卿之下述大小夏侯氏說蓋今文已自不能無異同而鄭氏本周官司服五冕以立說與尙書不必盡合閣下爲之折衷使知定制渴竚惠讀禱切企切又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竊謂馬季長所云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說最爲近之大傳所云帝乃稱王而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述祖舊時曾據以駁祭法

有虞氏宗堯之誤國語曰有虞郊堯而宗舜此二王後所用之郊卽可以知舜之郊矣蓋舜受堯禪不改唐郊以無配天之祖也王者祖有功宗有德而四親廟以亞升此百世可知者書曰祖考來格記曰宗廟饗之其義一也豈得以受禪於唐而爲異說哉所以不郊顓頊者以公羊春秋改制質文推之有虞氏世顓頊爲高陽氏之帝其後已不得行郊禮且諸侯不得祖天子其子孫卽爲天子亦不敢追爲之立廟故虞夏始祖無廟祫禘皆於中學明堂之位祭之夏郊則鯀商周則不郊魯而郊冥郊稷虞自顓頊以下無有功烈於民如鯀如冥如稷者是以不改唐郊亦非以堯爲有虞氏配天之祖也又唐郊以丹朱爲尸猶夏郊以董伯爲尸鄭注甚明與薦禹事無涉蓋此在十有三祀而薦禹則十有四祀見竹書紀年注又文選注作十有五祀竊

又以孟子所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又史記所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證之非廿有三祀卽卅有四祀不無傳寫之訛路史以爲宅立三十有三載則據東晉古文改也惠定宇但見太平御覽所引與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誤合爲一篇且編錄後失次固不可以爲定本矣聞閣下近采古天文說石鼓文尸子定本此皆述祖所未見書幸各賜一通不啻百朋之錫也又聞尸子述魏鄭公羣書治要錄出未知所載古書尙有可拾遺補闕者否病廢日久所見益固陋唯閣下憐其無成而時惠教之幸甚幸甚

與錢竹初大令書

昨承詢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隱歸檢陸元朗音義云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本作繼云萬物雖有朕兆得水土

疑作

之氣乃相繼而生也本或作斷又作續斷述祖按當從繼續說
文繼續也从糸繼一曰反繼爲繼此雍熙本也今繫傳本同韻
會引說文云繼續也从糸繼聲或作繼反繼爲繼繼古絕字韻
會所引說文皆小徐本是繫傳有繼字檢玉篇廣韻無之唯古
文四聲韻王庶子碑繼作繼或卽繼字古文然以許氏義例求
之當從今本爲正闕疑可也至樂云種有幾得水則爲繼與養
生主所云火傳皆死生之說是南華重言司馬紹統注得之管
子水地首楞嚴四大可以互相發明但管則用其下流以爲養
生治世之說而首楞嚴最近莊總之金剛則無水繼般若則爲
火傳其要旨一也項君皇極經世鑰其三數於四分之外更言
實秣則知日之正行與差數不同於是中西古今之法皆通者
也以易之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爲天體實用西法而託之於易

易明言當期之日陸續曰日月十二交會積三百五十四日有
奇爲一會今云三百六十當期則實十二月六日也十二月爲
一期故云當期之日也皇極經世曰體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
三百六十乾坤坎離之不用也用止三百六十而有三百六十
六乾之全用也皆不以當期之日爲天體也其言甲寅者四分
之元甲子者實秣之元必確有所見述祖不能爲算無由得其
精微之詣項君畢生絕學至老而欲傳之能爲刊行以俟知者
甚盛舉也容細讀再繳不宣

答錢竹初辨說文柅字書

檢說文雍熙本柅字凡兩見其一曰柅木也實如梨从木尼聲
唐韻女履切其一曰屎簍柄也从木尸聲重文柅屎或从木尼聲
唐韻女履切故徐鼎臣以爲重出又說文柅絡絲柅从木爾聲讀若柅

唐韻奴禮切

今本徐楚金說文繫傳脫柅木之柅於屎重文柅下釋

云臣錯案周易繫于金柅是也黃公紹韻會柅女履切說文木

名實如梨从木尼聲一曰止輪木

類編引說文作止車木

韻會所引說文

皆繫傳本此十四字卽繫傳之脫文也玉篇屎丑利切雙柄也重文作杲引說文女几切是說文屎之重文作杲與柅木之柅不同然其从木尼聲則一周易音義柅徐乃履反又女紀反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柅云絡絲跣也讀若昵字林音乃米反王肅作柅从手子夏作鋤蜀才作尼止也以所引說文考之二徐本之誤自見如屎重文作柅則絡絲柅與雙柄義本相近不必異文作柅矣又廣雅釋詁云柅止也證以釋文字當作柅王肅欲易止訓故破柅作柅从手耳柅蓋柅之重文傳寫誤从木玉篇又以同柅木之柅故作杲以別之也周易兼義云柅之爲物眾

說不同王肅之徒皆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惟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柅謂二也輿爲繩故繫柅乾爲金輿木入金柅之象也九家易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以喻初宜繫二也柅之異義略見於此大底訓爲止車木訓爲止則从木作柅或作尼訓爲絡絲柅訓爲雙柄則从手作柅或作柅或作鋤二徐本說文無柅字玉篇廣韻以爲拑柅之柅集韻類篇或訓止皆不以爲屎重文無織績之器義與王說異玉篇雖柅杲有別然釋柅與柅皆云木名又絡絲柅文異義同尤爲淆雜其實說文柅爲木名又爲止輪木

馬說所本

屎爲雙柄又作柅从手尼聲

王說所本

柅爲絡絲拊讀若昵犁然各

別後人失其讀俗字譌訓日以滋多述祖於易象未闢其奧僅辨字體訛舛之由以備采擇牽綴複冗不知所裁

與趙億生司馬書

述祖日困於簿書無可爲知己道宵光秉燭苦學之煩欲觀諸要轉益汎濫竊怪漢用黃老而致文景之治孝武尙儒術天下日多事豈眞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失其本矣儒林之興多自孫卿其學先制作趨時尚雜功利矜智能所謂王道禮樂者特以矯輓人性而爲之倬詭以致其隆盛焉耳大賢君子閒有獨見大義合於六藝之微言如賈生毛公董相韓太傅之倫其餘專門名家能出其範圍者鮮矣故漢之儒其未能盡醇者孫卿子之儒也至謂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尤悖亂尙書家據以說經復子明辟嘉禾延登誰階之厲藝文志敘諸子以爲皆六經之支流餘裔使遇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韙矣九家皆可曉合經義故荀卿譏孟子略法先王謂之俗儒此正

得其要而易有功者也董生言春秋亦以爲損周之文用夏之質韓詩外傳獨明性善之旨而賈生廉遠堂高之喻見三代忠厚之遺大戴記錄之今佚傳記中如此類者意欲輯爲一書於孫卿以後諸儒之說稍爲區別明其得失以傳六藝之末未知能畢此願否狂簡可裁閣下幸教之

與張茗柯編修書

昨獲暢談深領教益集註置驛也郵驛也檢韻書驛讀若日驛讀若繹聲雖不同而義不甚相遠置訓驛本廣疋但廣疋郵亦訓驛訓驛未知所本釋言曰驛遽傳也郭注皆傳車驛馬之名左氏有乘驛又乘驛乘遽漢書有乘傳必以爲驛與驛異確據說文驛置騎也驛驛傳也似驛爲騎名驛爲傳名又說文郵境上行書舍廣疋傳舍也故集注以郵爲驛爾疋釋文驛而實反

郭音義云本或作邇聲類云亦駟字同說文邇近也唐韻入質切亦讀若日或古今字異未及細考姑就許氏解畫依樣胡盧耳孫定公音義郵丁音尤今之驛也不釋置字與閣下所說合拌訓棄見方言及廣雅以破拼字固確然可據信王懷祖觀察廣正疏證引士虞禮尸飯播餘于筐注古文播爲半以拌卽播棄之播其說爲近之說文播種也一曰布也敵古文播亦無棄訓竊謂半拌播拚皆假借字今本分拚其正字乃說文華字而許氏解爲箕屬由誤以華爲畚而闕說文畚字故古文從畚之字小篆多从華又呂氏春秋古樂云瞽矇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高誘注拌分是拌又有分訓亦可爲拌卽敵之證或可酌取諸說而折中之否

答張茗柯編修書

連日賜教開誨勤勤數日來天寒手凍未及作答幸勿以罪細讀大著精於治注疏之學當伯仲孔陸二顏非近今所易觀敬服敬服來示申申於論韻述祖性善忘不能熟於古韻唯平時讀書及授童子讀準以古韻便覺章句截然并能辨古書之眞僞是非如是而已至其神明變化則未之有聞也其所言之或得或失亦無足深議而下問數及之不可缺然無以應命卽以冠辭明之三加祝醴辭醺辭非韻知字辭亦非韻也吉月令辰非韻知令月吉日亦非韻也醺辭末句之與來韻字辭之旣非韻則非末句可知曰伯某甫以八士證之猶言曰伯達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猶言曰仲突甫云爾以下皆同則某不與之韻當不與承韻亦可知古人用韻有同韻亦有同聲同韻不必枚舉同聲之相叶同調是也廣韻同徒紅切調徒聊切凡此類者謂

之雙聲則同調之非必不可叶者亦可知必舍此而以同叶首章之我馬既同四章之會同有繹以調叶二章之田車既好四章之駕彼四牡此鄙見之所決不敢隨聲附和以誣知己者也至論語之禱與與竈韻芸與勤分韻固無不可者但不得以為例耳唯左右詳察之

答王伯申問梓材書

昨承示校正說文古文續字反復疏證義甚精核又惠周秦名
字解故刊本珍荷珍荷下問梓材斲訓為終俾引伸其說案梓
材曰惟其塗塈茨又曰惟其塗丹牖又曰用憖先生受命古文
尚書塗與憖皆作斲陸德明尚書音義憖字下云音亦字又作斲下同古無憖字和斲之斲當訓作說段
借也經典通用釋字音同說文云斲終也又見廣正孔穎達正義云室器皆云其
字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

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義本明白以作偽傳者讀斲作塗
故又傳會之云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以下
破碎經文曲就其說然賴此尚知古文本作斲字後人從傳妄
改耳塈茨丹牖為室器之終事以喻周自文武受命至作洛懋
殷致刑措而後其事克終先王封建規撫及周公所以成文武
之德者略具是篇墨凍筆膠草率奉復不能暢所言遲日面陳
不備

與臧在東說虞庠四郊西郊異同書

承示大著孟子考折衷至當謹錄副以識景行至西郊讀四郊
據鄭注校正固確不可易以鄙意窺測自熊皇以來已有兩說
故疏家并存之如天子設四學疏既云四代之學又引皇氏說
以為四郊皆有虞庠其祀先賢於西學注西學周小學也疏云

謂虞庠也又云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王制疏亦言西郊以西序虞庠與東庠東膠對文故耳然舍此則鄭祭義注所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又何所本豈鄭注禮時王制已有四郊西郊二本鄭注王制則從西郊注祭義則從四郊爲此騎牆之見邪其實四郊皆有虞庠而養庶老祀先賢則在西郊之虞庠非敢以此爲兩家調人蓋漢學之存於今者苟有一字一句之異同要當珍若拱璧也述祖昨夜忽患脇痛不可忍力疾奉復餘言面悉不備

答丁若士說毛詩書

承示毛詩義數事展函周覽寔有心契乘彼坵垣以喻越禮最合師法毛公得子夏之傳自宋以來舍而別求新說詩學殆絕足下克究其業追鄭軼王甚盛舉也車輦四章改鄭義美矣僕

請終其物足下牽教之毛公說詩詳於序者略於傳是詩謂德澤不加於民箋疏皆不得其說周南召南王化之基本之后妃夫人之德其思得賢女以妃君子在此詩人之辭婁變則其志婁進而一寓於物以興其事令人發深長之思陟彼高岡析其柞薪申上雖無德與女言之女女民也六義之興一草一木皆無妄設柞械松柏帝所以省岐山也詩言柞械者皆以喻周高岡之木茂盛庶民得而薪之王者有賢后妃之助則德澤必及下葉以喻外戚葛覃亦再言葉故其包舉覲博物類纂綏各有攸當不可以一端竟也三百篇盡然雖無好友舊說尤屬支離王者所交諸侯也書曰及邦亦曰及民詩人蓋言苟有其德雖露屋草茅亦足以配君子而褒姒豈其人哉依彼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喻大國也鵲耿介之鳥非雌鳩黃鳥之和聲而善有

清儒學案卷七十四
令德之教則讒巧亦無自而進黜申后而立褒人之女糜弧箕服險孰甚焉可與白華之詩相發明矣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思賢也四牡騤騤六轡如琴治民也不可以一端竟也首章曰思卒章曰慰其言有文其聲有哀首尾貫通顯然明白久不談文字辱下問聊復言之幸時惠閱近著進僕以所不知跂甚跂甚

與劉甥申甫書

頃閱大著毛詩聲衍部分較前益密幸卽成之序次以不叶入聲者爲正紐叶入聲者爲反紐而以入聲檢押其間仍不大異今韻四聲梗概再細考其合韻之見於詩及傳記者以通其變亦不必拘拘於說文諧聲之不可通者以小篆多秦漢人造不必盡合古人也斯高雖變亂舊章然是時書師尙有三遺老

未遭阡滅自後則不知而作者多矣至新莽甄豐固無足論但其時祕府古文新列學官卽或不免魯魚亥豕之訛而劉歆揚雄見聞頗異於太常老宿故流傳刀布間雜小篆亦復不少可採以裨古籍者後周岐陽刻石亦然蓋說文爲字學不祧之祖但屢經傳寫書體多訛此又不能不歸咎於李陽冰之作俑耳非敢操入室之戈也吾甥以爲何如衰年同志眼前不過數人每一開口涉筆輒諄諄焉如叔孫之譏趙孟亦可歎也向云泰類無平聲以其同用者少亦非確論今以各部入聲別爲一部則此等枝辭盡可刪矣吾甥識高思深若得成書必能信今傳後拭目俟之

答宋甥于廷書

別後得手札三次差慰懸系前日又晤洪孟慈知吾甥就館大

清儒學案卷七十四
興相國處可以肆力於學甚善愚景況如舊唯精神日衰然亦不敢廢學近撰說文古籀疏證頗有新得竊謂連山亡而有夏小正歸藏亡而有倉頡古文今就許氏偏旁條例以幹支別爲敍次亦始一終亥名曰黃帝歸藏甲乙經記字正讀意欲以此書與夏小正等例爲夏商之易補亡未知能竟其業否如精力不繼而中輟尙望吾甥與卿珊續成之炳燭苦短無可寄聞特以此博吾甥一拊掌耳

答族孫大久論許氏說文書

承示近著春秋及各經小學敍二首究六書之源流獨見其大以此發前人所未發美矣述祖於許氏書亦嘗稍窺一二其有功於六藝甚鉅自二徐以來爲其學者往往殫畢生之力猶不得其要領而足下毅然以爲於六書所由作魯乎未辨恐不免

驚世駭俗且非持平之論也蓋書之所以有六本乎制作之意缺一不可象形指事謂之文會意諧聲謂之字轉注以通會意之窮假借以廣諧聲之用有假借而諧聲之字固省矣故古文字少假借居多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說文所可言者也轉注假借說文所不言而學者可以類推者也何也考老卽解說令長非本字也豈可以許氏所不言爲許氏所不知哉總之壁中書之存於說文者無幾而鼎彝款識後世滋多亦不能無贗託試取許氏所說者正之以拾遺補藝是所望於好古博學之儒也
復從子卿珊詢古文大小篆書

得手書析疑正誤實契余心詢張懷瓘於大篆之外別列籀文之說前書辭不達意茲復悉言之古文大小篆之名始於秦漢之際古文謂伏生張蒼竇公孔安國所獻及郡國閒得鼎彝古

器物銘文大篆謂史籀十五篇小篆謂李斯趙高胡母敬所造至閭里書師合爰厯博學於倉頡篇學者但謂李斯作小篆不復知有趙高胡母敬之說矣此亦上蔡莫白之冤也況可仍爲倉史遺文邪以小篆而有篆之名以今文而有古文之名其實大篆亦古文也故呂氏春秋謂倉頡作大篆安得大篆之外別有籀文邪余向時以石鼓多與大篆合頗不信馬定國宇文時物之說及檢後周書有數事可與石鼓相證作石鼓然疑一篇所云不證以事而證以文亦彼此互見者也詩辭蓋出於蘇令綽盧景宣二人之手故石鼓自唐始顯卽表章於綽曾孫勛一時盛傳皆以爲宣王時史籀書也唯張懷瓘知其假託又不敢顯然立異書斷於大篆外別爲籀文且云其迹有石鼓文在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則以石鼓閒雜小篆故也是其識過韋

韓諸公遠矣許氏說文解字敘例云余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又云惜道之味閒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蓋許氏之微指在始一終亥之次第至其分析小篆推衍偏旁閒疑載疑爲之解說固不必盡合古文述作之遺意又小篆閒雜趙高爰厯尤爲悖理傷教如呂鼎皆近取諸身之字又爲部首悉以亡秦嚴刑酷法說之史記云趙高教胡亥書及獄高之書卽高之獄也其意欲以漸漬其心使不覺其慘毒故以爲理固當然者故余所述古文甲乙篇如此類者皆以古籀文定之冀爲許氏拾遺補闕但鍾鼎不比五經古文有師說相授受今以一人通其讀竊恐斯事難專況學植荒落久病善忘其不能卒業可以逆料幸吾姪有同好他日可爲去其穿鑿廣其陋略刪其複重是所深望也力疾率復不盡欲言

莊先生綬甲

莊綬甲字卿珊方耕孫諸生考取州吏目道光八年卒年五十
五克承家學嘗取祖庭遺著次第校刻於經義無所不窺每有
所得輒劄記之往往見精詣著有周官禮鄭氏注箋十卷尙書
考異三卷釋書名一卷

參史傳 李兆洛撰行狀

莊先生有可

莊有可字大久方耕族曾孫勤學力行老而彌篤精研傳注嘗
合諸儒之書正其是非而自爲之說於易書詩禮春秋皆有撰
述爲書數十種凡四百餘卷其周官指掌五卷爲德清戴望所
稱

參史傳

方耕弟子

邵先生晉涵

別爲南江學案

孔先生廣森

別爲臯軒學案

案阮文達序方耕經說云通其學者門人邵學士孔檢討
及子孫數人而已然邵氏學派實不相同孔氏同治公羊
學而三科九旨別自爲說宗旨亦異蓋莊氏之學惟傳於
家再傳爲劉氏逢祿宋氏翔鳳益著而劉氏宋氏生晚亦
非親炙也

方耕交游

朱先生珪

別爲大興二朱學案

案方耕遺書中未見與交游論學之語同時諸儒亦少討
論相及者惟朱文正爲序春秋正辭云同官禁近朝夕論
思無閒術業故僅錄一人阮文達雖序其遺書云與其孫
雋甲同舉於鄉未及修相見禮

清儒學案卷七十四終

清儒學案卷七十四終

清儒學案卷七十四終

清儒學案



